CHINA BIRD WATCH
中国鸟类观察

2020年第4期（第19卷第4期）
总 第134期
April 2020 Issue 134

大鸨专辑



阿拉善SEE
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 ECOLOGY
——河南项目中心——



阿拉善SEE
河南项目中心简介

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是阿拉善SEE的第12个项目中心，于2017年1月12日在郑州成立，会员以河南籍企业家为主，凝聚河南企业家力量，秉承“为中原找回碧水蓝天”的理念，致力于中原生态环保事业。

2018年3月，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确立了中心环保项目“大鸨回家”，中心围绕“大鸨回家”先后启动了“2018黄河湿地拯救大鸨行动”以及“2019-2020年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两个项目，分别从“大鸨回家”项目在地越冬大鸨的巡护保护和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数据调查两方面展开越冬大鸨保护工作。同时，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立足河南，关注中原的生态环保、自然教育等领域。



“大鸨回家”项目简介

大鸨是鹤形目鸨科物种，跟仙鹤是亲戚，是世界上体型和重量最大的候鸟，最重可达15公斤，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种，被称为鸟中的大熊猫和活化石。

大鸨普通亚种一般称为大鸨东部种群。东部种群繁殖于俄罗斯东部、蒙古，我国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和吉林西部及辽宁西北部，越冬于繁殖地之南的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江西、湖北等省。迁徙经我国北部和中部地区，近20年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省份，少数终年留居在繁殖地。在越冬地，大鸨主要栖息于大型河流、水库周边的麦地、收获后的农田和荒地等。以麦苗、花生、大豆以及油菜为食，也少量捕食昆虫。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鸨东部种群受胁日益严重，种群数量估计已不足1000只。

2016年通过观察，每年来到新乡长垣县、封丘县以及开封北部的黄河湿地保护区内越冬的大鸨就有近300只。为了加强对黄河湿地保护区内越冬大鸨的保护，同时为了该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2018年3月，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确定：中心将致力于大鸨的保护工作，避免大鸨走向濒危，并将中心该公益项目命名为“大鸨回家”。、

“2018黄河湿地拯救大鸨行动”项目是由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资助，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执行完成。团队在保护区域内开展昼夜巡护100次，沿巡护主要路线发放宣传画报六千余分，悬挂宣传条幅100条，出动宣传车进行“野保法”宣传，二十余乡镇集市，一百多个村庄，三十余万群众的法律生态意识得到提升，同时对十余个农贸市场每月进行重点监控巡查，震慑非法盗猎及买卖野生动物的行为。期间，团队还在长垣县黄河滩区湿地盗猎高发乡镇开展“2019年大鸨行动-环保教育进校园”活动，并通过活动开展带动全校中小学的生态保护意识。

目录

【卷首语】

3 “大鸨回家”
——我们持续关注！

【综述】

4 大鸨种群现状及保护/刘 刚
7 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总结

【封面故事】

10 愿大鸨在草原上更多“开花” / 杜 卿 文/图

【特稿】

12 在蒙古国观察研究大鸨(中英文)
/Mimi Kessler 翻译/刘刚
18 内蒙古图牧吉大鸨求爱记 / 文/李超 刘刚 图/翟铁民
20 大鸨何时再现鄱阳湖 / 刘观华
23 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 / 丁 鹏 苟 军

【调查组总结】

26 陕西大鸨调查总结 / 杨亚桥
30 大鸨东部种群越冬调查
——黄河三角洲 / 单 凯

【野外手记】

32 呼之欲出的雪，喜出望外的我
——陕西大鸨同步调查笔记 / 宋朝辉
34 劝牛劝羊劝狗
——为了大鸨在大荔/姚东武
35 结缘渭河滩大鸨 / 杜靖华 文/图
38 遇见大鸨 / 蒋宁安 程秀勤
40 霾中黄河滩寻鸨 / 牛俊英 文/图
43 为什么“这里的冬天静悄悄”？ /河南野鸟会2组 文/图
45 大鸨调查历险记/ 齐婷霞 文 李剑平 图
47 在运城盐湖与一只大鸨的相遇 / 李桐 文 范宇光 图
49 天津青甸洼寻鸨记 / 贾克坚 文/图
51 我们要为大鸨说话了 / 卢 莉
54 塞上江南 黄河鸨地 / 齐麟 文 王志芳 图
56 阿拉善大鸨的“传说” /王志芳
57 大鸨在图牧吉图片一组 / 白洁摄影

【救助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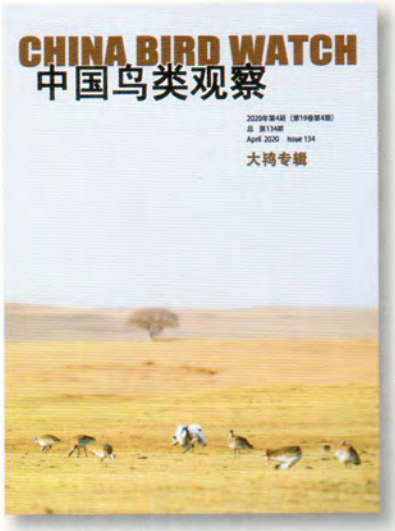
58 盼望在野外再见它的身影
/ 李末 孟维悦 路致远 孟德荣

【鸟种分类动态】

白脸鸽从环颈鸽中分出为独立种
长尾雀分出中华长尾雀独立种

60【特色鸟讯】





封面：大鸨求偶舞蹈
摄影：杜　卿

海报与广告：
封二：河南项目中心简介
封三：施华洛世奇
封底：嘉道理海报

编者絮语

一期专辑60页，就为了一种鸟，大鸨担得起这个分量。

作为观鸟爱好者，我们这份刊物的读者，没人不被大鸨所吸引。编辑这一期文章时，很开心地看到有作者把参加大鸨调查比喻为“碰碰遇到就头”。而专业的鸟类学者和自然保护工作者，同样我们以求在野外遇到大鸨，欣赏大鸨的求偶舞蹈，期望大鸨出现在自己的保护区。

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生物物种，经过数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演化，存活于这个地球上，以体重最大仍能长距离飞翔迁徙而著称，却又是离我们很近，依赖我们的农田越冬的大鸟，保护它们继续与我们为伴，合乎天理也符合我们的心理。

这一期专辑获得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支持，“大鸨回家”，是这家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机构的目标，也是观鸟者、学者、保护区工作者共同的愿望。希望这期专辑能助力这件大好事，成全大鸨安然回家，岁岁年年。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杜卿　韦铭
特约责任编辑：吴知行
本期美术编辑：余耀明

朱雀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鸟类观察公众号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文字编辑：
卜　标　丁楠雅　雷进宇　李　飞　李　明　李昭成
刘天天　陆建树　乔颖欣　王西敏　危　骞　韦　铭
夏　咏　熊　焰　杨志栋　俞长好　袁　屏　张　明
张本钰　郑康华　钟　嘉　朱小明　林美花　苟　军
韩　京

美术编辑：王瑞卿　张雪莲　余耀明　梁　琳

印刷邮寄：张雪莲　韦　铭

电子信箱：birdwatcher2001@gmail.com
birdwatcher2001@163.com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盘龙区 云南印象 B区 14幢
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　邮编 650224

主　　办：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

支持机构：
Supported by

朱雀会

内部交流刊物



“大鸨回家”

——我们持续关注！

口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

李振中 摄影

2018年1月20日，豫东长垣县，寒冬的萧瑟与冬小麦的绿野中，100多只集群大鸨迎接了参加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的各地代表，一场野外调查演练拉开了“2019-2020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序幕。

这项调查由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创意并支持，朱雀会-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与河南野鸟会牵头组织，北起吉林、辽宁，西至宁夏、陕西，京津冀晋与河南、山东各省市的十几家观鸟组织参加了对大鸨东部种群空前规模的越冬调查。

大鸨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IUCN濒危物种评级中列为VU易危。但大鸨东部种群的越冬分布因与人口密集区重合并高度依赖农田而受胁严重。成立于2017年的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开展工作不久就了解到长垣县、封丘县以及开封北部的黄河湿地内有越冬大鸨近300只，但是受人为干扰严重，境况堪忧。2018年2月5日，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工委及会员、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会同新乡市长垣县相关政府机构领导等一起在长垣县召开《留住大鸨、保护母亲河》研讨会，会议围绕保护黄河湿地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大鸨等候鸟及栖息地，并且能够促进周边村庄经济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和项目预研。2018年3月，中心确定将阶段性工作重点放到大鸨的保护工作上，致力于避免大鸨走向濒危，并将项目命名为“大鸨回家”。

中心首先资助了“2018黄河湿地拯救大鸨行动”，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执行完成。团队在保护区域内开展昼夜巡护100次，沿巡护主要路线发放宣传画报6000余份，悬挂宣传条幅100条，出动宣传车进行“野保法”宣传，20余乡镇集市、100多个村庄、30余万群众的法律生态意识得到提升。项目同时对十余个农贸市场每月进行重点监控巡查，震慑非法盗猎及买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团队还在长垣县黄河滩区湿地盗猎高发乡镇开展“2019年大鸨行动-环保教育进校园”活动，带动全县中小学的生态保护意识。

到2018年下半年，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动议，联系朱雀会与河南野鸟会共同设计大鸨种群调查与保护行动方案，旨在通过连续两个越冬季的调查，全面深入了解大鸨东部种群的越冬分布与数量、栖息地选择及受胁因子，力求拿到确切数据，据此研讨针对大鸨东部种群的保护方案并推动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采取保护措施，号召公众及社会各界参与大鸨保护。项目启动会上，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主席杜中兵亲临开封，了解鸟类专家和数据分析专家的意见，鼓励各参与观鸟组织倾力完成这项重要调查，拿到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据和信息，为制定保护大鸨的决策打下基础，继而探索与实践在人口密集的农耕区的保护办法。

两个冬天过去了，此项调查在已知有大鸨东部种群越冬信息的沿黄各省区、华北及东北南部地区全面展开，经过全面覆盖的三次调查，初步掌握了大鸨东部种群的越冬地及数量和受胁状况，可以说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鸟类观察》作为民间观鸟期刊，创刊19年，持续致力于推广观鸟，服务观鸟，推进中国观鸟事业的发展，积极呼吁投身鸟类保护并实际支持鸟类保护工作。这期大鸨调查专辑，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总结此次大鸨东部种群调查成果，展现调查中的苦乐与思索。

专辑也约请了大鸨研究专家，从学术角度论述大鸨的生存现状，介绍蒙古国和内蒙古大鸨繁殖地的情况，新疆观鸟会还友情支援了一篇《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的文章，一起参与到大鸨调查与保护的信息交流中。

此专辑传递的重要信号是：“大鸨回家”——我们深度关注并将持续投入！



龙殿友 摄影

大鸨种群现状及保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刘 刚

鸨形目鸟类体型较大，色彩相对艳丽，飞行沉重而有力，喜地栖和开阔景观，在野外容易被观察到，常常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传统分类学认为鸨类与鹤亲缘关系较近，还曾将鸨类隶属于鹤形目，然而近些年的分子及基因组证据却支持鸨类单独成目。系统进化树显示鸨类和蕉鹃、杜鹃等鸟类具有较近的共同祖先，尽管仍然存在争议，但是鸨形目独立门户，客观上对提升鸨类的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鸨形目现存26种鸨，均属于鸨科，分为12属，其中8种被IUCN列为濒危，鸨类濒危状况较鸟类平均水平高。亚洲有6种鸨类，其中分布于中国的有大鸨（*Otis tarda*）、波斑鸨（*Chlamydotis macqueenii*）和小鸨（*Tetrax tetrax*），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中，大鸨由于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的独特性，受胁致危因子的典型性，以及保护形势的严峻性，备受公众关注。

大鸨有2个亚种，分为指名亚种（*O.t.tarda*）和东方亚种（*O.t.dybowskii*），前者分布较广，横跨摩洛哥、伊比利亚东部、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西北地区，种群数量超过50000只，而东方亚种分布相对狭窄，在蒙古、俄罗斯东南部、中国东北部繁殖，集中迁徙于中国中部和北部越冬，种群数量不足2000只。IUCN将大鸨的濒危等级划分为易危，对于东方亚种而言，显然存在亚种的种群形势和保护等级不对等的问题。鉴于两个亚种地理分布基本不重叠，且数量相差如此悬殊，有学者提出了两个亚种可能是独立种的假设。尽管已有研究表明两个亚种在形态学上存在差异，在遗传上属于不同的分支，但从亚种提升为种还需要更为深入和有力的证据。

大鸨被誉为体型性二态特征最为显著的鸟种，雄性体重达11-16千克，比雌性的二倍还重，体型也比雌

性大和高，这可能是性选择长期作用的结果。大鸨属于典型的求偶场鸟类，雄性凭借健硕的体型、绚丽的舞姿、炫目的繁殖羽以及占有的领地资源，打败竞争对手，吸引雌性配偶。大鸨对求偶炫耀栖息地的选择较为苛刻且具有一定忠实性，一旦偏好的求偶场退化甚至消失，繁殖成功率就会受到较大影响。一项长达22年对求偶场的追踪研究表明，当求偶场中大鸨数量低于30只个体时，这个求偶场将会快速消失。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草原开垦和现如今过度放牧的双重压力，现存的大鸨求偶场已经很难达到这个阈值，求偶场的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大聚群的求偶场已很少见到，且多呈零星分布。以大鸨东方亚种为例，其繁殖地主要分布于蒙古国和俄罗斯两国边界交通不便且分布有军事基地的偏僻草原，这种地方人迹罕至，大鸨选择此地筑巢繁殖也是无奈之举，同时也折射出人类干扰对大鸨繁殖的影响。即便艰难筑巢，牧群、天敌、草原机械、人为捡蛋、采集草药、摄影等人为干扰导致巢毁鸟亡，大鸨的繁殖成功率不足20%，这对于窝卵数平均只有2.5个的鸟类来说，表明大鸨繁殖种群处于下降趋势。

大鸨还是最重的飞鸟之一，起飞需要助跑，飞起来之后，由于身形较重，转向灵活性受到制约。大鸨在非迁飞期飞行高度不超过200米，在迁徙期最高飞到1000米，因此经常有大鸨撞击风电设施、电讯线缆、草场围栏而受伤甚至致死的报道。大鸨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在逃避天敌捕食时具有适应性意义，但是在识别和躲避人类基础设施面前却屡屡碰“壁”。撞击基础设施被认为是大鸨的头号杀手，加大了大鸨死亡率。

大鸨的迁徙能力其实是惊人的，相比偏向于居留或仅做短距离迁徙的大鸨指名亚种，东方亚种迁徙单程距离达到2000千米，最长耗时达2个月。有关大鸨迁徙路线，了解的还不完全清楚，卫星追踪数据显示蒙古乌兰巴托西部-内蒙古巴彦淖尔-陕西渭南是一条迁徙路线；另一条是蒙古东部—河北沧州-河南长垣。长距离的迁徙，大鸨需要在多个停歇地补充能量，意味着沿途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给了当地盗猎分子、天敌甚至家狗可乘之机。撞击基础设施、非法盗猎、停歇地不固定、天敌等迁徙过程中的威胁因素，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可能导致大鸨死亡。如何避免大鸨的迁徙之旅成为“死亡之旅”，毫无疑问是大鸨保护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大鸨东部亚种是典型的依赖农田越冬的鸟类。农田中散落的农作物种子及昆虫是大鸨的越冬口粮。鸨类已经演化了70万年，在农耕时代之前，鸨类在哪里越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与农田无关。实际上，大鸨依赖农田并不是太久远的事儿，种群历史动态模拟分析显示，大鸨种群在历史上相当繁盛，甚至在4000年前种群还处于增长态势。然而，随着人类农耕的兴起，大鸨种群持续处于下降趋势，尤其是近100年，湿地及湿地周边较为开阔的荒地被大量开发，剩下的开阔景观除了水面就是农田了。大鸨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满足温饱再说。

另外，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大鸨越冬地向北退缩。20多年前，鄱阳湖甚至草海都有大鸨越冬的记录，如今黄河中下游沿岸是大鸨越冬的最南端，大鸨的优质越冬地减少了57%。越冬过度依赖农田，潜藏着一系列风险，包括农作物种植不确定性、农药残留、越冬地隐蔽性差、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营养应激，以及越冬地附近人为干扰 （人、车、狗）。更有甚者，由于繁殖地分布着大量的农田，一些大鸨在越冬期居留于繁殖地，然而风雪交加的寒冬可能摧毁这些居留



大鸨在繁殖地内蒙古图牧吉-白洁摄影



大鸨繁殖地生境

个体。这些因素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交互作用，威胁大鸨安全越冬，加剧大鸨种群的衰落。

种种证据显示，大鸨东部种群下降的趋势，可谓是鸨类保护面临的紧急情况之一。大鸨的保护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它的生存和繁衍，取决于大鸨对威胁因素的适应以及人类的保护管理。大鸨是CITEs公约附录II物种，并且于2014年被提升为迁徙物种公约附录 I 物种，表明国际社会对大鸨的保护格外重视。在繁殖期、迁徙期以及越冬期，制约种群发展的威胁因子各有不同，厘清各个时期大鸨的受胁因素，并对它们进行排序，从而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解除致濒因子，实现大鸨种群的复壮，一直以来是大鸨保护生物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已经从大鸨的栖息地、行为、生理、遗传等层面开展了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NGO在大鸨的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与朱雀会组织的大鸨越冬种群同步调查，为了解大鸨空间分布和威胁因素奠定了基础。总之，涉及大鸨的各国政府以及致力于鸨类保护的科研院所、NGO和公众，应该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以扭转大鸨种群下降的颓势。



大鸨繁殖地常有人采集草药

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总结

□朱雀会 河南野鸟会



调查之路

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是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策划并支持开展的公益环保项目，由朱雀会与河南野鸟会牵头组织执行，联合来自全国15家观鸟组织，在2019年2月、11月，2020年1月分三次前往已知有大鸨东部种群越冬信息的沿黄各省区、华北及东北南部地区展开调查。

大鸨（Otis tarda）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主要分布于欧亚大陆，有东西两个种群，其中东部种群（dybowskii亚种）繁殖于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以及俄罗斯和蒙古，越冬主要在我国的华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大鸨以开阔草原草地为主要栖息地，分布很广。但是东部种群的越冬地与中国人口密集区高度重合，多年来面临栖息地丧失、食物短缺、人为捕杀等种种威胁，种群数量严重下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西的鄱阳湖和湖北、安徽的一些湖泊滩地都是大鸨的越冬区，而这些地方至少10年以上没有大鸨越冬记录了。目前大鸨集中越冬在陕西韩城黄河段以下至河南新乡黄河段，陕西渭河渭南段，以及河北沧州的大片农田中，其他沿黄省区市和东北南部、内蒙古东部也有相当部分。大鸨不再继续南下的原因，一种推测是种群数量已经减少到不需要去更远的长江流域越冬地了。

之前一些研究文章，估计大鸨的东部种群数量剩余在1000-1500只之间。但是究竟还有多少只，以及它们越冬情况如何，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调查。

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2018年动议发起大鸨东部种群的保护，大力支持朱雀会牵头各地观鸟组织联合行动，让各地鸟会鸟友通过两个冬季的同步调查，揭开这一物种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较全面细致地掌握基础数据后，有的放矢地采取保护行动，为“大鸨回家”铺下坦途。

2019年2月22日-3月3日，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2019-2020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第一次同步调查开始。在朱雀会和河南野鸟会的统筹下，同步调查得到了河南观鸟会、西安野鸟会、 天津观鸟会、青岛观鸟会、沧州师范学院、东营观鸟协会、秦皇岛市观（爱）鸟协会、曲阜师范大学观鸟协会、西柏坡观鸟会、盘锦市观鸟协会、中国观鸟会(原北京观鸟会)、韩城市爱鸟协会、山西蒹葭自然观察联盟、宁夏观鸟协会等观鸟组织及机构的积极参与。前后10天，志愿者出动了近200人次，调查样线共36条，总行程8000余公里。

第一次同步调查记录总数最终达到1620只。记录到大鸨数量最多的省份是陕西，587只；山西第二，441只；河北、河南并列第三，各285只。这4个省的数量占到了此次调查总数的95.3%。

第一次调查因为已经临近春耕，多地调查组反映大鸨越冬地开始有人为干扰，大鸨栖息已经不够稳定，例如河南长垣的一群200只就不



2019年11月，摄于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苏木。摄影：白小龙

知去向。这个时间段的调查，一方面增加了难度，也影响了数据收集。但是这次调查数据却有很重要意义。因为当下一个冬季来到，大鸨再次光临时，还有不同时段的调查安排，可以做非常好的数据对比，使整个冬天的大鸨动向都进入基本掌控中。随着大鸨东部种群的数量、生境、受协因子等数据逐步收集完成，在对相关的数据做出专业的对比分析后，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地分布状况将逐渐清晰，大鸨种群数量能够得到最接近真实的答案，保护大鸨的行动也可据此展开。

2019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第二次大鸨调查开始，所有调查样线基于第一次调查样线，第一次调查的观鸟组织仍然参与，又新增了雄安新区、南阳丹江口水库等调查点，增加了白洋淀的民间护鸟组织参与。第二次调查前后10天，志愿者出动了近220人次，调查样线共41条，总行程9000余公里。

第二次同步调查记录总数最终954只，相比第一次减少了666只，可能与一些大鸨还未到越冬地有关。记录到大鸨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山西，326只；河南第二，301只；陕西第三，171只。这3个省的数量占到了此次调查总数的84%。

2020年1月3日至12日，第三次大鸨调查开始，调查样线基于第二次调查样线，前两次调查的观鸟组织仍然参与。前后10天，志愿者出动了近220人次，调查样线共40条，总行程9000余公里。

第三次同步调查最终总数1655只，比第一次调查结果略多。记录到大鸨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山西，509只；陕西第二，443只；河南第三，329只。这3个省的数量占到了此次调查总数的77%。

相比于湿地水鸟调查，看似轻松的大鸨调查其实一点也不容易。茫茫黄河滩，远看一马平川，实则有许多低洼地在其中，而大鸨很多时候就喜欢在低洼地休息，有一定距离就难以观察到。而且滩地面积巨大，田间机耕路变化多，难行车，对车辆的要求很高。尤其是雨雪之后，很多队伍都经历了救援拖车。冬季调查时间短，调查队伍基本都是中午在滩地吃干粮。冬季受天气影响也比较大，有时候大雾下雪影响调查等。

另一个挑战是，沿黄的大鸨经常在河两岸栖息，为了调查准确性，需要河两岸开展同步调查，就是同一时间在两岸不同区域分头调查，甚至齐头并进，以减少鸟类因为飞来飞去造成的调查遗漏或重复计数。这给组织者的协调调度增加了工作量。

本次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各省区市以10天为期，严格说是“准同步”，不同调查点可能相差一两天，不同省份可能相差一周。但是，河南与山西、山西与陕西的黄河两岸，往往同一群大鸨的越冬栖息地是跨省的，它们会在两岸飞来飞去。这种情况下，沿黄两岸的鸟会相约严格同步调查，约定同一调查时间，各自分兵把守搜索此岸调查范围。例如韩城鸟会在黄河西岸陕西，河南野鸟会在黄河东岸山西，而山西调查组分兵黄河北岸，与河南调查组在黄河南岸形成夹岸而行，严格“同步”，确保数据质量。虽然给调查增

加了难度，却格外令人兴奋。

本来计划2020年2月进行第四次大鸨调查，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跟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协商，不得不取消第四次调查。但总的来说，通过三次调查，大概摸清了大鸨东部种群越冬的基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如能持续安排深入调查，大鸨东部种群的越冬状况将进一步得到全面了解。

三次大鸨同步调查基础数字对照表：

调查次数	调查时间	调查样线	志愿者人次	记录数量
第一次	2019年2月22日-3月3日	36条	近200人次	1620只
第二次	2019年11月22日-12月1日	41条	220人次	954只
第三次	2020年1月3日-1月12日	40条	220人次	1655只

三次大鸨同步调查分省记录数字对照表

省份	样线数	第一次调查	第二次调查	第三次调查
辽宁	2	15	0	65
北京	5	0	1	4
天津	2	17	0	9
河北	9	285	132	282
河南	13	285	301	329
山西	6	441	326	509
山东	5	19	0	0
陕西	11	533	171	443
宁夏	3	12	23	14
内蒙古	2	13	0	0
合计	58	1620	954	1655



大鸨和灰鹤在撂荒地 姚东武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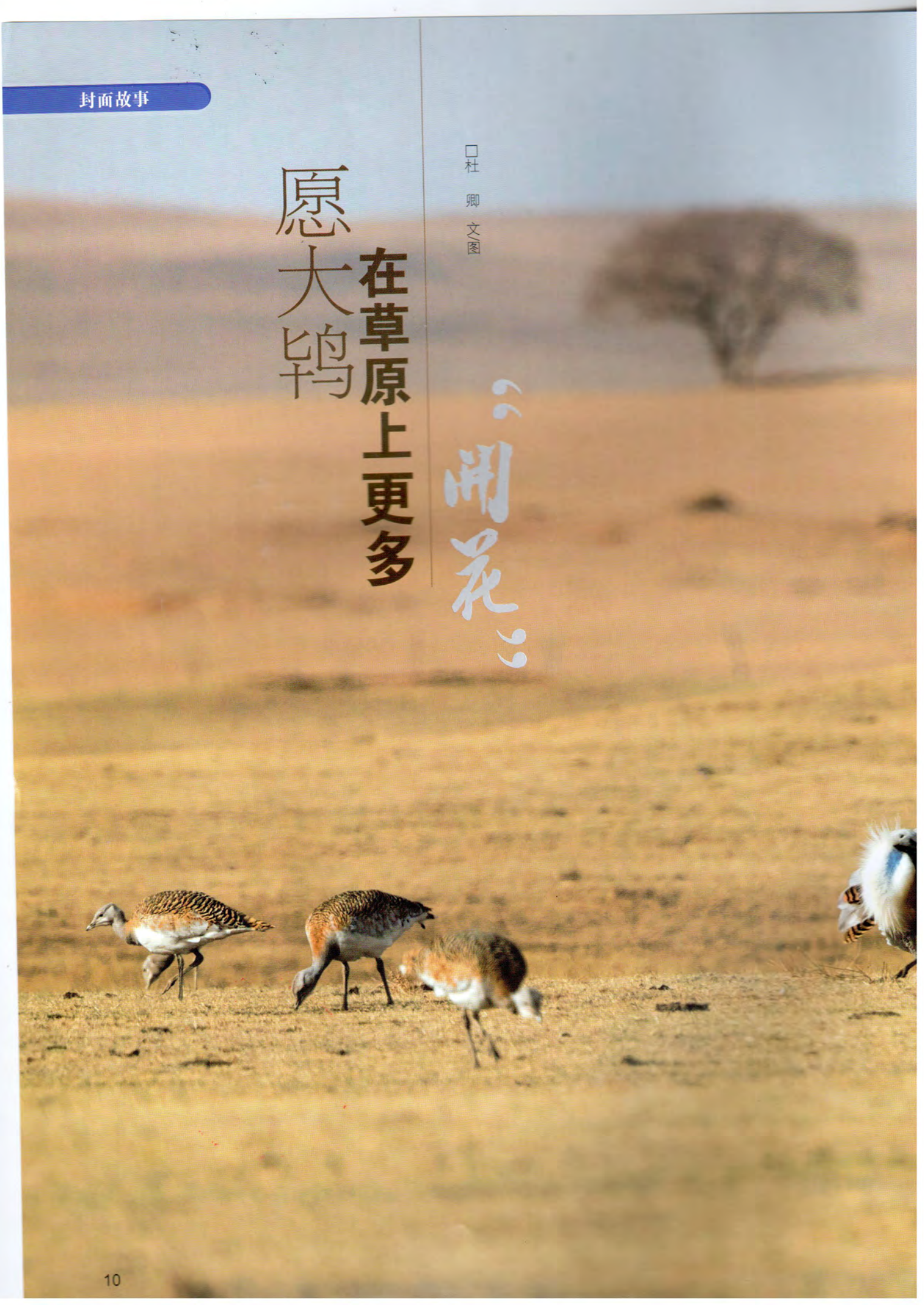


陕西大荔的调查中，发现一只白化大鸨。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并证实了一些对大鸨栖息有威胁的因素。最大的威胁是种植结构的改变。大鸨喜欢大片的麦田，以及夏天种植一季冬天闲置的花生、玉米田，油菜地等。比如在山西第一次调查发现几十只大鸨的地方，第二年再去，发现麦田改种了山药和中药，一只大鸨也没见。其次的威胁是烧荒、放羊、灌溉、打药等人类生产生活，对大鸨栖息有一定影响。最后是毒鸟、打鸟、猎狗捕鸟的事情仍偶有发生。

在草原上更多“开花”的大鸨

口杜 卿 文/图



2019年4月21日，凌晨4点半，内蒙古多伦县草原上一个简易的拍鸟棚中，我已经等待了1个小时。此时的温度还在零下，虽然身上穿着七八层衣服，还是早都冻透，仅靠着暖宝宝那一丝丝热量来坚持着。

随着天际间的黑色慢慢转成灰色，一团白影子出现在地平线上，终于，梦寐以求的大鸨求偶跳舞等到了。可惜天才微亮，而且大鸨距离我最少有800米——牧民早早就交待了，不能说话、咳嗽、吸烟甚至放屁，大鸨才有可能慢慢走近。

来内蒙古拍大鸨求偶舞蹈已经想了有10年，鸟会会长马姐早些年去图牧吉保护区看过大鸨求偶，回来后的描述让人之心痒。这些年虽然去过几次内蒙古，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那大鸨跳舞。

随着天越来越亮，更多大鸨出现了。雌性明显比雄性小许多，而见到雌鸨出现后，雄鸨“舞蹈”更卖力，翅膀和尾羽向上抬起，露出白色的覆羽，喉部呼气而膨胀成悬垂的蓝灰色气囊，被竖起的颈下须状羽分为左右两条，宛如一大团棉花开放，甚是精彩。

而雌大鸨却并不为所动，依然不紧不慢低头找吃的。有时几只雄大鸨还会同时在一群雌大鸨中舞动，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一场靠嘴的厮杀在所难免，败的大鸨有时会血溅白色羽毛。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儿并不是大鸨的繁殖场所。当地牧民说，大鸨在这儿只是找对象，并没有见到繁殖。快到五月中旬时，大鸨就会离开这里。

大鸨分为指名亚种和东方亚种，东方亚种的繁殖地在蒙古国、俄罗斯东部和我国内蒙古等地，越冬在中国中东部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鸨的越冬记录还可见于长江流域，有的地方甚至会有几十上百只的大群。2000年以后，越冬大鸨就从长江流域消失，而且大鸨东部种群还面临食物短缺、捕猎、农药中毒等威胁，前几年估计大鸨东部种群还有1200～1500只。

真正还有多少只大鸨？它们的越冬地究竟分布在哪儿？还是否面临着生存威胁？……面对这些问题，只能开展调查，随后采取保护措施，否则，越来越少的大鸨东部种群，如此精彩的大鸨求偶之舞，也许要不了多少年就只能通过照片来感受了。

好在2018年3月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确定环保项目“大鸨回家”。自此，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围绕大鸨的保护先后启动了“2018黄河湿地拯救大鸨行动”、“2019-2020年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两个项目。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联合了全国十余家观鸟组织和机构在项目安排下，于大鸨越冬的十省市开展起同步调查。

在我此次赴内蒙古拍摄大鸨前两个月，第一次大鸨同步调查结束，调查记录到1620只大鸨，也对大鸨越冬地以及生存环境有了初步了解。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换来公众和政府对这一物种的认识，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大鸨的队伍中来，愿大鸨“开花”能够更多地出现在草原上。



李振中 摄影

特 稿

在蒙古国观察研究大鸨

□Mimi Kessler 文/图
IUCN 鸨类专家组副主任，欧亚鸨类联盟总干事
翻译：刘刚



蒙古的冬天漫长而严酷。3月，虽已有些许春意，但仍然乍暖还寒，白天平均气温为0℃，夜间平均温度低至-15℃。尽管如此，雄性大鸨已经开始成群聚集在蒙古北部库苏古尔省的传统繁殖点。这些鸟儿几乎每年都会来到相同的地方，称之为求偶场。有些求偶场在草原，有些则在农田。大鸨繁殖区的最北端，一度延伸到俄罗斯的森林。

当雄性在繁殖地开始绚丽的求偶炫耀，并与其它雄性竞争以争夺优势时，雌性个体则开始北归之旅。在陕西黄河和渭河附近越冬后，雌鸨必须飞行2000公里才能返回繁殖地。尽管大鸨是能够飞行的最重的动物，但大鸨飞行起来非常矫健而且迅捷。使用卫星遥测技术，大鸨以60-90公里/小时的平均速度飞行，藉以风力，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20公里/小时。

一些雌鸨个体在一周内就可完成迁徙，但是，大多数通常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它们在途中会停歇数次，在中途停歇地，它们以植物为食，为飞行补充能量并为产卵做营养储备。它们倾向于选择温暖的天气在中途停歇，并趁着狂风继续旅程。每次途经新的停歇地，都会面临新的威胁。我们发现，佩戴卫星追踪器的大鸨，有一半在蒙古的中途停歇地死亡，还有一半则死于中国的停歇地或越冬地。死亡原因包括偷猎、中毒以及与电线碰撞。

大鸨长距离迁徙的导航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根据与大鸨亲缘关系较近的波斑鸨（*Chlamydotis macqueenii*）的研究，先天的遗传因素可能影响一定地理方向上的移动倾向。大鸨也表现出类似的现象。尽管大鸨具体迁徙路线和中途停歇地存在个体差异和年际变化，但总体方向始终是西北偏北。

在全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雄性和雌性大鸨分群聚集。只有在繁殖地，才可以看到它们雌雄混群。一旦到达繁殖地，一些雌鸨选择雄性并立即交配，另一些则边觅食边观察雄性的求偶炫耀行为，然后做出选择。交配是一件容易的事。雌鸨试图接近求偶炫耀的雄鸨，而雄鸨则翘起尾巴，扭转翅膀，露出先前隐藏的亮白色羽毛，使它从棕色的鸟变成了明亮的白色羽毛球。喉咙中的气囊充足了气，显示出细腻的蓝色皮肤斑块，胡须也竖立起来，使自己的眼睛看起来极具吸引力。雄鸨反复盘旋并重复炫耀行为，雌鸨几乎被催眠。短

暂交配后，雌鸨松开羽毛，迅速走开。除非这窝卵被破坏，否则她将不会再次拜访雄鸨。

在蒙古北部，一些雌鸨筑巢于长势正旺的麦田或休耕地，其他雌性则会在靠近森林边缘的草原上筑巢。巢很简单，就是地面上一个很浅很浅的坑。雌性一般产两个或三个卵，孵化期约四周。 鸦科鸟类和犬科动物是大鸨卵和雏鸟的天敌。做了母亲的大鸨，沉稳而谨慎。她们每天仅从巢中外出一次去觅食。

即使在最理想条件下，大鸨的繁殖率也很低。人类活动会进一步降低繁殖成功率。人为干扰可能会使母亲从巢中惊吓，逃脱的飞行会让掠食者注意其巢的位置。幸运的是，对于大鸨来说，每年的繁殖季节，当地牧民并没有占据山谷中的繁殖地，因为他们已经带着牲畜迁移到夏季牧场。但是，农业操作仍然威胁着大鸨的繁殖。人们前往山谷进行耕作和播种，然后收割庄稼。田间的大鸨蛋和小鸟可能会被农业机械碾压。

山谷中的农民不使用农药，因为大鸨可以帮助清楚蝗虫和甲虫等农田害虫，担当着生态卫士。这些昆虫富含蛋白质，雏鸟通过取食得以快速生长。到了秋天，幼鸟与母亲并肩行走，并在候鸟集结点聚集成群。成鸟则养得膘肥体壮，为长期迁徙做足了准备。历史资料常常将聚群描述为规模巨大，几百只聚群并不稀罕。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如果能看到三十或四十个聚集成群，就已经惊喜不已了。

大鸨东方亚种的种群数量处于历史低位，来自亚洲各地的专家正在起草一项新的《保护亚洲大鸨行动计划》，并估计仅剩下1300至2200只。该亚种与指名亚种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羽毛，还在于其遗传学。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个亚种之间的遗传分化程度与这些亚种是不同物种的主张是一致的。

蒙古、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东方大鸨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大鸨的生活史将这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因此这些国家必须为保护大鸨而共同努力，否则就有失去这种独特鸟类的风险。减少繁殖场所的干扰，以及减少农业活动对鸟类繁殖的影响，将有利于提升大鸨的繁殖成功率。由于大鸨的自然繁殖率较低，人为干扰进一步使其降低，成鸟的损失对种群数量的恢复影响很大。当务之急是减少停歇地发生的偷猎和中毒事件，确保成鸟的存活率。与电线的碰撞，是另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大鸨独特的视觉系统和飞行特征，其特别容易与电线发



Great Bustard chicks are precocial and can walk alongside the mother within a day of hatching. The mother captures insects and passes them to her young by beak.

大鸨为早成鸟，出壳后1天就能跟着妈妈走动，而妈妈则捉虫子喂雏鸟



At the far north of the Eastern Great Bustard range, these birds inhabit grasslands and farmlands adjacent to the northern forest.

大鸨东方亚种分布的最北线，栖息于林缘的草原和农田

生致命的碰撞。重要的是要识别和改造容易引发碰撞的电线，在大鸨活动的重要地带尽量避免安装新的电线。如果大鸨迁徙范围内的人们，都能够保护这种濒危鸟类，我们相信东方大鸨将继续飞翔于天空，悠然展示着美丽的繁殖羽和绚丽的的舞姿。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项目网站http://eurasianbustardalliance.org/zh/home-cn/，您可以阅读我们的研究论文。我们很高兴听到您对大鸨的观察故事，以及这些鸟受到的威胁及其保护的消息。

Author: Mimi Kessler, PhD Biology

Deputy Chair, IUCN Bustard Specialist Group

Director, Eurasian Bustard Allian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Wildlife Science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of Mongolia

TITLE:The summer life of a winter visitor

The Mongolian winter is long and harsh. In March, the arrival of the male Great Bustards is the first of sping. Though the weather is still cold – an average of 0°C during the day, and -15°C at night - male Great Bustards begin to gather in groups at their traditional breeding spots in Khovsgol Province in northern Mongolia. The birds come to the same few places, known as "leks", every year. Some are in grassland, and some in farmland. At the very north of their range, the birds breed in clearings in the Russian forest.

While males practice their intricate display on the breeding grounds and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for dominance, the females begin their journey north. After overwintering near the Yellow River and Wei River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females must fly 2000 km to return to the breeding ground. Though the Great Bustard is the heaviest living animal capable of flight, Great Bustards are powerful and swift in the flight. Using satellite telemetry, we have documented their flight at an average ground speed of 60-90 km/hour. We have recorded more rapid flights, up to a maximum of 120 km/hour, though this is likel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ind.

Some females accomplish the migration within a week. However, more often the females take two months to complete the journey. They make multiple stops along the way.At stopovers, they feed on vegetation to fuel their flight and prepare for egg-laying. They tend to wait at stopovers



A trip to the breeding grounds with rural schoolchildren in northern Mongolia to observe the Great Bustard display through spotting scopes and binoculars

与蒙古北部乡村的小学生一同探访大鸨繁殖地，并通过望远镜观察大鸨



At the far north of the Eastern Great Bustard range, these birds inhabit grasslands and farmlands adjacent to the northern forest.

大鸨东方亚种分布的最北线，栖息于林缘的草原和农田

for warm days with supportive winds to continue their journey. At each new stopover, these birds are faced with new threats. We found that half of the Great Bustards we monitored by satellite telemetry died at migratory stopovers in Mongolia. The other half died at stopovers or wintering grounds in China. The causes of death include poaching, poisoning, and collision with power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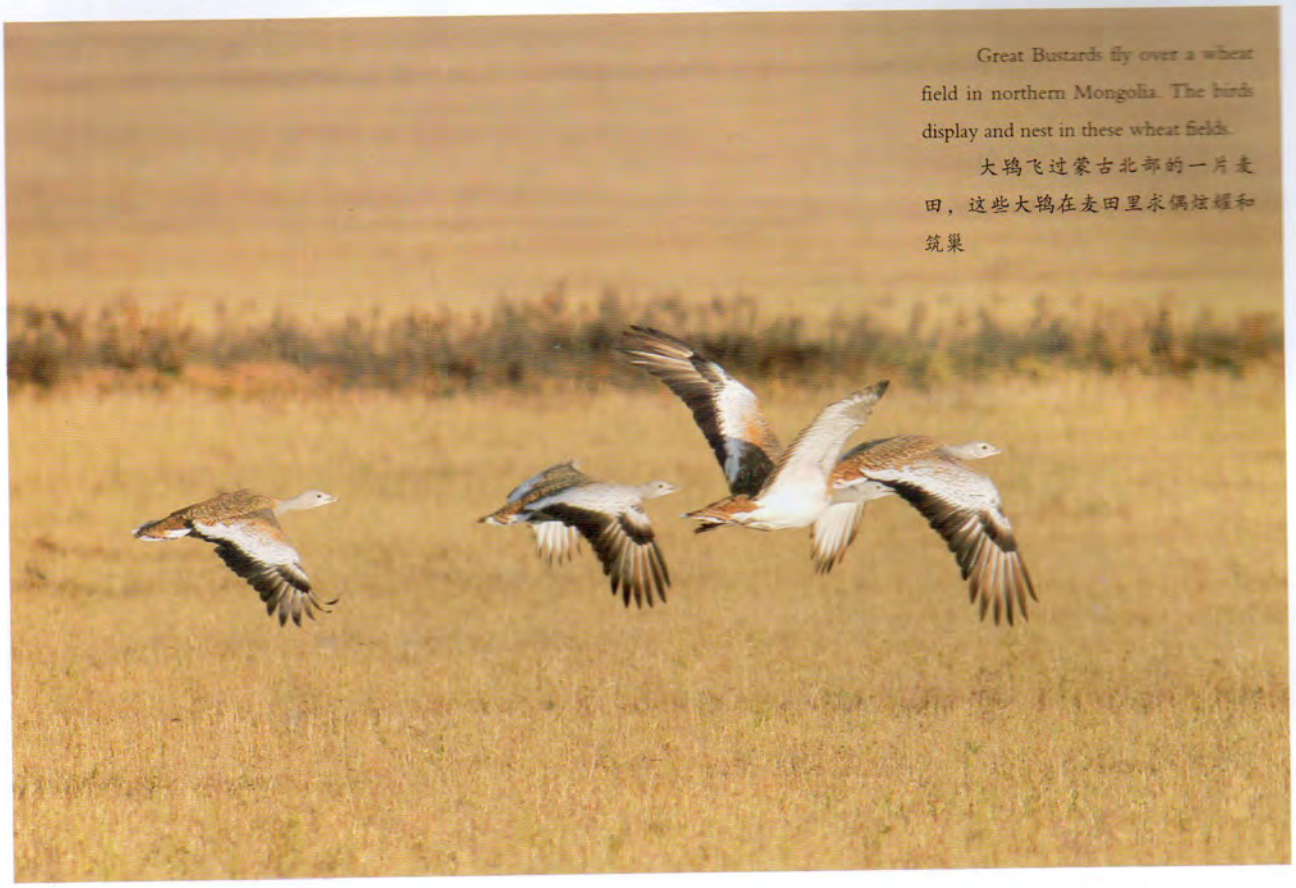
It is not entirely understood how these birds navigate their long journey. Experimental releases of the Asian Houbara Bustard (Chlamydotismacqueenii), the closest relative to the Great Bustard, indicate that the birds have an innate, genetic tendency to migrate in a certain geographic direction. A similar phenomenon also appears to occur for the Great Bustard. Though the specific path and stopovers of an individual bird vary from year to year, the direction of these populations breeding in mongolia is always north-northwest.

During most of the year, male and female Great Bustards gather in separate flocks. We see them mix only on the breeding grounds. Upon arrival, some females choose a male and breed immediately. Other females feed and observe the male breeding displays for a period of time before making a choice. Mating is a quick affair. The female approaches the displaying male. His tail is lifted and wings twisted to reveal previously hidden bright white plumage, transforming him from a brown bird into a bright white ball of feathers. A sac in his throat is inflated to display delicate blue skin patches on his neck, and his moustache feathers are lifted to frame his eyes flirtatiously. She



Snowstorms are possible any month of the year in northern Mongolia. This photo was taken on Great Bustard breeding grounds after a snowstorm in June.

在蒙古北部，每个月都可能发生雪暴，此图拍摄于6月暴风雪后的大鸨繁殖地



Great Bustards fly over a wheat field in northern Mongolia. The birds display and nest in these wheat fields.

大鸨飞过蒙古北部的一片麦田，这些大鸨在麦田里求偶炫耀和筑巢

appears hypnotized as he circles her repeatedly. After a brief copulation, she ruffles her feathers and quickly walks away. Unless she loses her clutch, she will not visit the male again.

Here in northern Mongolia, some females nest in an active wheat field or a field left fallow for the season. Other females will nest in grassland close to the forest edge. The nest is a simple scrape in the ground. The female incubates two or three eggs for almost four weeks. Corvids and canids are avid consumers of Great Bustard eggs and young. Mother Great Bustards are quiet and cautious. They creep away from the nest only once a day to feed.

Even in the best conditions, the reproductive rate of the Great Bustard is low. Human activities lower the number of successful clutches even further. Human disturbance can scare the mother from the nest, and her escape flight will alert predators to the location of her nest. Fortunately for the bustards, at this time of yearpeople do not occupy the valleys the birds breed in. These nomadic communities migrate to summer pastures with their livestock. However, a threat still exists in the form of work at agricultural fields. People visit the valley to plow and plant the fields, and later, to harvest the crops. Great Bustard eggs and chicks within the fields can be crushed b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farmers of this valley do not use pesticides. Great Bustards perform the ecological service of cleaning the valley of grasshoppers and beetles. Chicks grow quickly using this protein-rich food source. By fall, they walk alongside their mothers and join flocks gathering at migratory staging points. The adults have fattened in preparation for their long migration. Historical sources describe this bird as "multitudinous", with autumn flocks that contained hundreds of Great Bustards. Now, our research team is excited to see just thirty or forty Great Bustards gathered together.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stern subspecies of Great Bustard (Otis tardadybowskii) appears to be at an historic low. Experts from across Asia are drafting a new Action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Great Bustard in Asia, and estimate that only 1300-2200 individuals of this taxon remain. This subspecies differs from the western subspecies not only in its plumage, but also its genetics. Our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ubspeci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se are different species.

Together, Mongolia, China, and Russia are shared stewards of the Eastern Great Bustard. Because the bird's annual cycle unites these three countries, these countries must work together for its conservation or risk losing this unique bird. This will require improving conditions for successful reproduction by reducing disturbances at breeding sites and ensuring tha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re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birds' reproduction. Because the reproductive rate of the Great Bustard is naturally low and further lowered by human actions, loss of adult birds has a large impact on chances for population recovery. It is imperative to reduce adult mortality due to poaching and poisoning at migratory stopovers. Collisions with power lines are a growing threat. Because of their visual system and the mechanics of their flight, bustards are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fatal collisions with power lines.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and modify sections of power lin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collisions, and avoid installation of new power lines at sites important to Great Bustards. If care is taken by people across its migratory range, the Eastern Great Bustard can continue to perform its remarkable flights and intricate breeding display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see our project website at http://eurasianbustardalliance.org/zh/home-cn/, where you can access our research papers. We would be glad to hear about your observations of Great Bustards, and news about threats to these birds and their conservation.



Our field team explores different areas of Mongolia to search for remaining populations of Great Bustard.

走访蒙古不同的大鸨繁殖地，调查大鸨



This picture of a male Eastern Great Bustard in northern Mongolia shows the wide grey band on the wing. In Western Great Bustards, these grey feathers are replaced by red feathers with black lines. This is a major plum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bspecies

蒙古北部的一只雄性大鸨展示翅膀上宽大的灰色条纹，而对于大鸨指名亚种，这些灰色的羽毛被红色夹杂黑线的羽毛代替。这是两个大鸨亚种最显著的羽色差异。

内蒙古图牧吉大鸨求爱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文/李超 刘刚 图/翟铁民



每年春季，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说她是客人，那是因为到了秋季，她又会迁徙到我国的中部地区越冬。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她也是图牧吉草原的主人，因为凡她身影所在之处，都指示着草原的美丽与健康。她就是草原旗舰鸟种——大鸨。

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东北部，与黑龙江、吉林交界。每年春季有近200只大鸨迁徙至此，其中一部分仅作短暂停歇，然后继续北迁至周边草原和蒙古国。但实际上，每年仍有40多只身强力壮的大鸨，即便到了严寒的冬季，也不南迁，而是选择居留。作为大鸨最为重要的的繁殖地、越冬地和停歇地，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鸨之乡”。

大鸨是一种典型的求偶场鸟类，即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身强力壮的雄性通过竞争打败对手，凭借绚丽的舞姿以及炫目的繁殖羽，俘获雌性大鸨的芳心，获得与雌性的交配权。过去，我们对大鸨的求偶炫耀行为知之甚少，但随着一些观鸟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大鸨的关注，这层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2020年4月，国内疫情依旧，观鸟人的观鸟热情却丝毫不减，雄鸨的求偶激情也同样高涨。此时，草原上的恋爱故事才刚刚开场。在清晨或者傍晚时分的图牧吉草原，如果你运气够好，或许能邂逅一曲美丽的爱情赞歌。

每天早晨或者傍晚，大鸨在求偶场聚群，进行求偶炫耀；白天，它们则各自分散觅食。在求偶炫耀时，雄鸨抬起白色尾羽，翻转翼下白色覆羽，鼓起胸前灰蓝色的气囊，整个身体雪白一片，似一团蓬松的棉花。这些雄鸨不断地向雌鸨展示着“笨拙”的舞姿，并慢慢靠近心仪的对象，希望得到“她”的关注。被追求的雌鸨，有时漫不经心继续低头取食，有时则会抬头观望。未被关注到的雄鸨，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它锲而不舍地去展示自己，希望能让“她”的目光短暂停留。但当雌鸨准备离开时，雄鸨便会立刻展开新的行动——绕到雌鸨的前方，使其注意到自己，不断

摇晃自己的双翼和气囊，抬起自己的尾部，防止雌鸨离开。整个过程精彩纷呈，让人不愿移开半分目光，生怕错过一丝一毫。

不少人对大鸨这种特殊的求偶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那么，大鸨的这种求偶行为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机制，雌鸨选择雄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雄鸨在求偶场的选择上可谓是细致入微。在大的景观特征上，多选择草原岗坡的下坡腰和坡底，且坡度平缓、视野开阔、土质松软、土壤颗粒较细；在植被结构上，要求植被丰富（有较大盖度）、食物丰盛、植株相对较高（20~30cm）、具有一定遮蔽和安全性，以及裸地比例较小、地面枯草厚度较薄，以便自己能够充分展示优美的舞姿。在求偶时，雄鸨用白色羽毛装饰全身，确实能够吸引异性，但同样容易引来天敌，不过，较大的同伴数量降低了个体被捕食的风险。另外，为了增加自我展示机会，雄鸨往往需要牺牲觅食时间为代价。为了将优良的基因传递下去，短暂的忍饥挨饿也是值得的。雌鸨愿意选择具有较大求偶场的雄性，因为较大的求偶场意味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可以有效补充长途迁徙的消耗，以及为产卵孵化和育雏减少后顾之忧。

在观察大鸨求偶炫耀行为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雄性大鸨的健康状况也是雌性大鸨的一个择偶指标，雄鸨会通过取食抗寄生虫的食物（比如，芫菁）来提升自己的体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雄鸨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大棉花球——可能是方便雌鸨观察自己的羽毛及泄殖腔。真正有实力的雄鸨，有这份自信去展示自己的“美”。更加有趣的是，雌鸨真的会探查雄鸨的生殖器，以此判断雄鸨是否健康。不仅如此，在每次交尾前，都会有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前戏”，在这段时间内，雄性大鸨将雌性大鸨“折磨”得精疲力竭后，才会进入正题。交尾后，雌雄大鸨都“手舞足蹈”，表现得异常兴奋。在这之后，筑巢、产卵、孵化以及育雏，都由雌鸨独立完成，雄鸨则逍遥自在。

我们对雄鸨交配完后的生活知之甚少，应该是在积蓄能量和营养，为秋季迁徙及下一轮的求爱做准备。而那些未获得交配权的单身汉雄鸨在干什么呢？在求爱的道路上，他们还有机会吗？





在鄱阳湖保存的那枚大鸨飞羽

保护区新办公场所南昌红谷滩绿地双子塔B座11楼的装修接近尾声了，随着办公楼搬迁时间的临近，在整理办公室堆积如山的书籍资料时，意外发现夹藏着一枚珍贵的鸟羽，这是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的飞羽。2009年春，我在北京林业大学参加首届中国大鸨保护与管理研讨会期间，随与会代表一起到内蒙古图牧吉寻觅大鸨踪迹，有幸目睹大鸨的倩影，并在大草原上捡到这根羽毛，如获至宝。同行的图牧吉保护区同志很诧异，因为他们这里大鸨很常见，经常能捡到羽毛。但是在江西鄱阳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大鸨的踪迹。

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鄱阳湖曾是我国大鸨东方亚种最重要的越冬地。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吴城镇附近很早就有大鸨越冬记录，当地人称之为“沙鸡”、“鸡雁”。根据村民描述，在1962年冬的一场冻雨灾害中，一位潘姓渔民在吴城镇令公洲上发现100多只羽毛被冻住而飞不动的大鸨。在同一时间，一位叶姓渔民曾在大汊湖的草洲上也发现200多只被冻住羽毛的大鸨。70年代中期，江西省林业部门对鄱阳湖越冬大鸨数量的统计结果为340~400只。

上世纪80年代，除了在鄱阳湖保护区的令公洲、沙湖、常湖池、蚌湖、大汊湖等地有大鸨分布外，鄱阳湖东南岸的余干县康山乡也有大鸨越冬。1982年2月，曾有64只大鸨在康山栖息。1983-1989年间，在鄱阳湖调查记录到的越冬大鸨年平均数量为171只，较70年代下降了一大半。期间以1985年2月所见大鸨数量最大，为278只。在一个草洲上见到的最大鸨群，是1985年12月31日在吴城镇对面的令公洲，数量为115只。

到了90年代，鄱阳湖大鸨的越冬数量依然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9年调查记录到大鸨年平均数量为94只，较80年代下降45%。其中以1991-1992年越冬期数量最大，为241只；以1997-1998年越冬期数量最小，仅为12只。

2000年以后，大鸨在鄱阳湖只出现过一次，2000-2001年越冬期在鄱阳湖保护区内监测到4只，这成了大鸨在鄱阳湖最后的记录。这一物种在鄱阳湖几乎绝迹，这种情况持续至今，鄱阳湖范围内依然没有再次发现大鸨的身影。这正是我一直收藏着那枚大鸨羽毛的原因，而大鸨在鄱阳湖消失的原因也是一直困扰着我的未解之谜。

在查阅相关文献后，对我国境内大鸨东方亚种的生物习性和种群变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谜题似乎在一步步解开。



吴城保护站

大鸨何时再现鄱阳湖



鄱阳湖入长江口湿地

□刘观华

大鸨不再选择鄱阳湖为越冬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大环境的变化。

出于躲避北方冬季严寒等多方面的原因，候鸟形成了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南北迁徙的生物习性。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天的气温逐渐上升，部分候鸟可以在迁徙途中找到适宜的越冬地，没有必要继续往南迁徙至原来的越冬地。这是许多候鸟适应气候变化的生存策略之一。

历史上大鸨东方亚种在我国有三处较大的越冬区，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是重要越冬区之一。据调查结果显示，在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越冬的大鸨数量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黄河三角洲保护区越冬地，在80、90年代以前是大鸨最为主要的越冬地。曾在1995年冬见到700~800只大鸨越冬群，是90年代中期我国大鸨越冬数量最多的区域。结合80、90年代鄱阳湖越冬大鸨数量下降的情况。可以推断，原本在鄱阳湖越冬的大鸨种群于80、90年代逐步选择在纬度更高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北地区等地越冬，而不再做更长距离的迁徙到长江中下游越冬。这可能也是鄱阳湖大鸨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沙湖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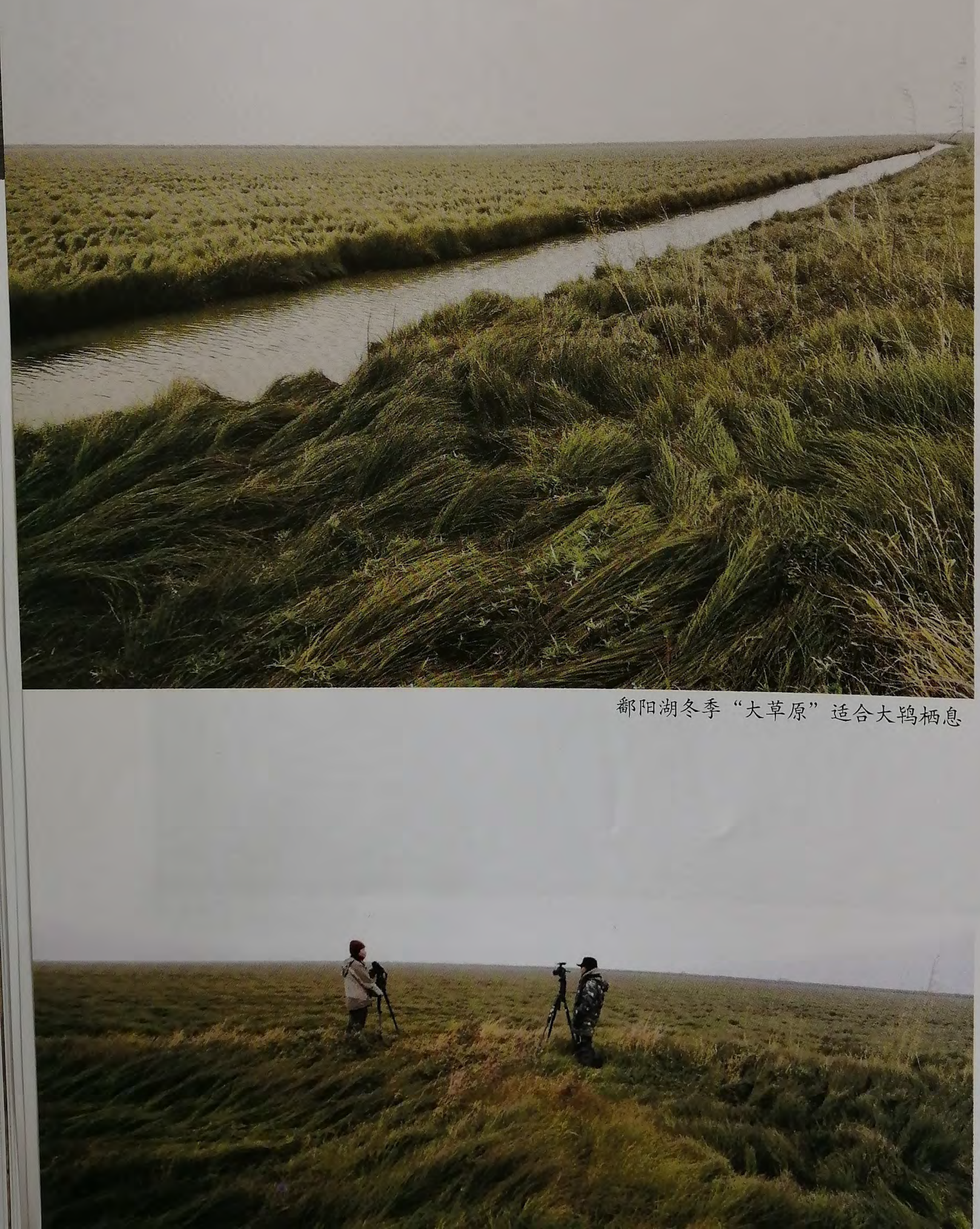
另一个重要原因与我国大鸨东方亚种种群数量明显下降有关。受到繁殖率降低、繁殖地与栖息地被人为破坏、捕猎、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大鸨无论从繁殖种群、越冬种群、迁徙种群数量来看均以较快的速度减少，已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鄱阳湖大鸨的数量持续下降就不难解释了。

单就鄱阳湖而言，在80、90年代的农牧业、养殖业开发和人口迁移等人为活动不同程度破坏了湖区草洲生境，使得大鸨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减少。如原本有大鸨越冬的余干县康山地区的草洲被大面积开垦为水稻田和养鱼塘等人工湿地环境，不再适合大鸨越冬。适宜栖息地面积的减少，加上沿湖区域人为活动的增加，也是鄱阳湖越冬大鸨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1998年的特大洪水后，散落在湖区中的自然村落开始迁离湖区，远离了湖泊草洲。同时，在江西省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封洲禁牧、退田还湖



鄱阳湖松门山



鄱阳湖冬季“大草原”适合大鸨栖息

鄱阳湖冬季草洲

等生态恢复政策在鄱阳湖得到了落实。随着2019年首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的成功举办，江西省内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部门对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特别是越冬候鸟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关注度和支持力度空前，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更是得到了提升。

湿地生境的好转、草洲面积的增加和公众爱鸟护鸟意识的提高，客观上为大鸨提供了更多、更安全的越冬栖息地，鄱阳湖已经做好了随时迎接大鸨回归的准备。

然而，大鸨能否重返鄱阳湖，关键取决于该物种现存个体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种群数量能否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以及全球气候大环境的转变。等到大鸨种群数量恢复到较大值后，也许在某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长江以北的湿地难以完全满足它们的越冬需求时，大鸨或许将会回到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这个传统越冬地来躲避严寒。届时，我将亲眼见证大鸨重现鄱阳湖。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将同那枚大鸨羽毛一起珍藏。

编者按：在本期大鸨东部种群越冬调查专辑中，我们特意约请新疆观鸟会写来一篇在新疆分布的大鸨指名亚种的介绍。读者从中可以了解西部大鸨的情况，也可以看到新疆鸟会、鸟友的工作和学术水平。民间观鸟爱好者逐渐成长为鸟类调查与监测的重要力量，成为“公民科学”的实践者，这是一个努力方向，无论对于大鸨的东部还是西部种群，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大鸨保护，我们在深度关注！

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

□丁　鹏　苟　军

塔城集群大鸨–新疆观鸟会副理事长陈丽拍摄

鸟类中体型硕大、身披豹纹、步态优美的大鸨（Otis tarda）深受自然爱好者、生态摄影师的青睐。在我国分布有大鸨的两个亚种，其中大鸨指名亚种（O. t. tarda）在国内仅栖息于新疆。

历史回顾

文献记载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的种群数量多、分布范围广。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的种群数量为1600~2400只（高行宜等，2007），主要繁殖于新疆北部及西部伊犁河谷地；在伊犁河谷腹地和吐鲁番南部有越冬种群；迁徙季节见于新疆北部大部分区域，并在新疆南部的喀什、阿克苏地区有记录。

现存状况

在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草原开垦、绿洲扩张、矿业开发等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大鸨指名亚种的栖息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分布区也发生了萎缩。

根据新疆观鸟会本世纪以来野外调查和收集的大鸨指名亚种在新疆的未发表数据和资料可知：新疆南部的大鸨分布区基本消失，近些年仅于2012年1月在阿克陶县救助1只大鸨；伊犁河谷地的种群数量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仅在伊宁市、伊宁县、特克斯县等有少量记录，在传统分布区察布查尔、昭苏等地都罕有记录；在天山北坡部分地区还有少量迁徙记录，以及零星被救助的越冬个体；目前，仅在阿勒泰地区和塔城地区还有稳定的繁殖种群。因此，需要明确大鸨指名亚种在我国的居留型主要为夏候鸟，还有少量旅鸟。由于缺乏研究，目前它们去哪里越冬尚不清楚。资料显示，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哈萨克斯坦南哈州有大鸨指名亚种的稳定越冬种群，这是在中亚北部繁殖的大鸨指名亚种最大的越冬地，也是离新疆最近的越冬地，我们认为这个越冬地或许和新疆的繁殖种群有一定关系。

你若想来西北大草原上一睹它们的风情（还有可能偶遇吉祥“三鸨”），请听我们一一道来：

塔城：油画中的大鸨

中国最美的油画城市——塔城，是大鸨指名亚种在国内最重要的繁殖区，主要栖息于塔尔巴哈台山与巴尔鲁克山之间的荒漠草原、周边农田里，是在新疆各分布区里种群数量最大、密度最高、伴人关系最密切的种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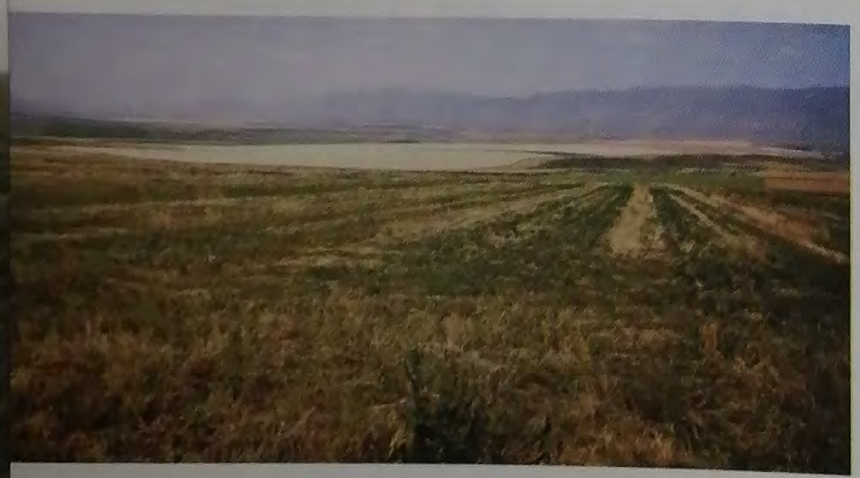
它们每年三月底四月初陆续迁徙而来，主要繁殖于塔尔巴哈台山（源自蒙古语，意为“旱獭多的地方”）南坡，栖息于海拔650~1200



阿勒泰“求偶场”的大鸨-李建强

米之间，南北宽5-20公里，东西长约10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地处山前坡地，土地肥沃，地形起伏，原始植被主要是茂密的蒿属植物，间以禾本科牧草，在谷底的小河边长有蔷薇科灌丛。曾经是优质的春秋草场，也是大鸨的原始繁殖地。迁徙期也出现在库鲁斯台草原及周边的农田里。

伴随着农业开发，特别是近20年来大规模的开荒，这里已变成大面积的小麦、玉米、油菜或者苜蓿地，只有少数小面积区域还残存着原始植被。我们通过观察发现，这里的大鸨已适应了农田生境。这种小麦、玉米、油菜、苜蓿等农作物的轮作与休耕形成了镶嵌式动态的农田生态系统，不仅为大鸨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部分大鸨还在麦田里做巢。春秋迁徙期，大鸨主要集群于冬小麦、苜蓿、玉米和小麦留茬地内觅食。



塔城大鸨生境-丁鹏拍摄



塔城大鸨-新疆观鸟会副理事长文志敏拍摄

从种群数量来看，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王沐阳、徐峰副研究员在2014年10月的秋季调查中共记录到54群374只，并估算塔城盆地大鸨种群数量约为500~800只，较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点，也和我们近年来在该区域的秋季大鸨种群监测结果相吻合，且得到当地鸟类爱好者观察情况的印证。

阿勒泰：野性的大鸨

塔城分布区东北向约200千米的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河谷以北、阿尔泰山南部丘陵地带的荒漠草原是大鸨指名亚种又一个繁殖区，也偶见于乌伦古河两岸、乌伦古湖周边荒漠草原上。

相对于塔城种群，阿勒泰大鸨指名亚种的潜在分布范围比较大，从中哈边境的哈巴河县向东，一直到中蒙边境的青河县，东西长达300多千米，南北30~80千米。但该区域的种群密度比塔城要小的多，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

相比之下，阿尔泰大鸨的栖息环境要“野”多了。这里的海拔较低，气候炎热，降雨量更少，地面植被更为稀疏低矮。在著名的观鸟圣地“640台地”，大鸨甚至和更喜欢荒漠生境的波斑鸨做了邻居。它们的习性和塔城的同胞们也很不同，远离人类，很少出现在农田附近，也基本没有利用农田食物资源的习性。

由于阿勒泰的大鸨指名亚种繁殖种群尚未做过系统调查，种群数量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更谈不上用数据的对比来了解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但据新疆观鸟会和当地会员长期的观察经验，认为这里大鸨的分布范围及其种群数量都较上个世纪末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麦田里的大鸨雌鸟-杨飞飞

致谢

感谢质兰基金会资助的“中国西部鸨类监测、生境适宜性评价及其保护”项目！感谢新疆观鸟会会员们在“新疆鸟类”网站等上传了的大鸨的照片和分布信息！在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时，鸟友李边江、肖华、安宇、杨庭松、李世忠、唐黎明等提供了大量有关当地大鸨种群的珍贵信息，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高行宜, 杨维康, 乔建芳, 等. 中国鸨类的分布与现状. 干旱区研究, 2007.24(2): 179-186.

马鸣. 2011. 新疆鸟类分布名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43.

新疆鸟类：http://xinjiang.birds.watch/

Collar N J, Baral H S, Batbayar N, et al. Averting the extinction of bustards in Asia. Forktail, 2017, 33:1-26.

Eurasian Bustard Alliance: http://eurasianbustardalliance.org/zh/community-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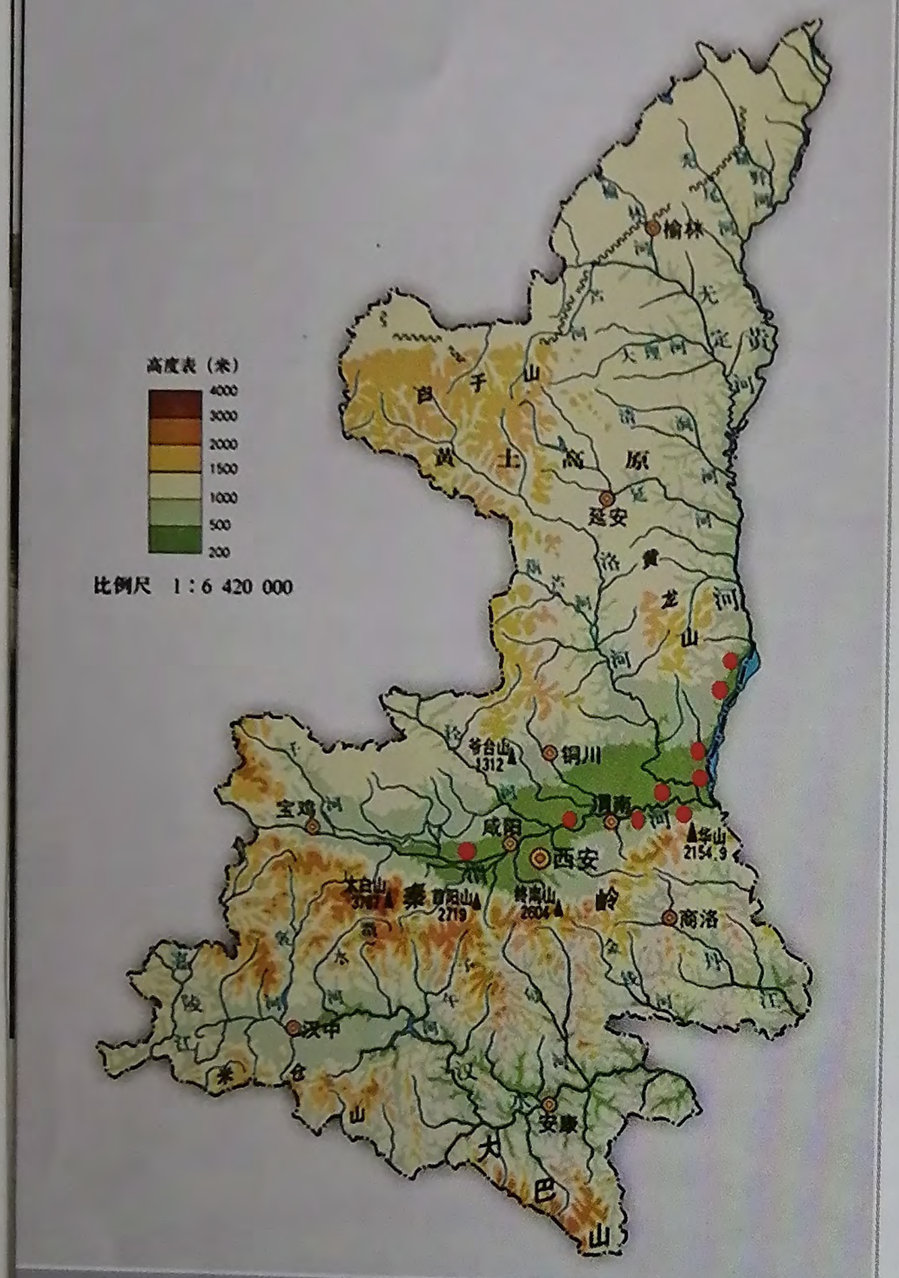
Schweizer M, Aye R, Roth T, et al. 2012. Birds of Central Asia: Kazakh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and Afghanist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ng M, Gonzalez M A, Yang W, et al. The Probable Strong Decline of the Great Bustard Otis tarda tarda Popula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Ardeola, 2018, 65(2): 291-297.

Wang M, Chen Q, Kuerbanjiang H, et al. Group size and disturbance effects on group vigilance in the Great Bustard Otis tarda in western China. Bird Study, 2015, 62(3): 438-442.

麦田里的大鸨雌鸟 杨飞飞 摄





陕西省大鸨种群分布示意图



西安野鸟会

陕西大鸨调查总结

口文/西安野鸟会 杨亚桥　图/陕西调查组供图

一、大鸨在陕西省的分布和数量

（一）数量

根据近年相关文献资料和广大鸟友调查和观测的数据，预估陕西境内大鸨数量约为950只，其中：1.西安市约100只；2.咸阳市约50只；3.渭南市约500只（陕西黄河湿地越冬大鸨种群现状及分布区域调查.2006-2014）；4.韩城市约300只。

（二）分布

陕西省大鸨越冬区主要分布在黄河西岸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成数量的种群最西可到咸阳市的杨凌附近。此外，在咸阳的泾河、渭南的北洛河流域、宝鸡和汉中也有数量较少的零星记录。

二、大鸨调查的分工和实施

（一）分工

1）总体分工

1.西安野鸟会主要负责渭河流域的调查；

2.韩城爱鸟会主要负责黄河韩城段的调查；

3.大荔鸟友主要负责黄河大荔段的调查。

2）具体分工

1.各鸟会依据实际情况共分为若干调查小组，，每组一辆车，每组成员2-4人。

2.每组都有一名野外经验丰富且寻找和目击过大鸨的成员带队，一名能熟练使用调查APP的成员参加。

3.每组明确一名主要观察和识别的成员（组长），一至两名主要摄影记录成员，一名记录和使用APP上传数据的成员。

4.每组配备一台单筒观鸟镜，至少一副双筒观鸟镜，至少一台单反照相机。

（二）调查区域

1）渭河

1.西安：渭河西安段，包括临潼区、灞桥区未央区、高陵区、长安区、鄠邑区、周至。



渭河第三次调查发现的大鸨

2.咸阳：渭河咸阳段，包括渭城区、秦都区、兴平、武功、杨凌。

3.渭南：渭河渭南段，包括潼关、华阴、华州区、临渭区、大荔。

2）黄河

4.韩城：黄河韩城段（黄河西岸）

5.大荔：黄河大荔段（黄河西岸）

（三）实施

1.渭河

两个小组，一组调查渭河北岸，另一组调查渭河南岸。共分两天时间开展两岸同步调查。

第一天：渭河渭南段。两组沿河两岸实施同步调查。以西安临潼区和渭南临渭区的界线为起点向东调查，以潼关渭河入黄口为终点。

第二天：渭河西安段和渭河咸阳段。两组沿河两岸实施同步调查。以西安临潼区和渭南临渭区的界线为起点向西调查，以西安周至县和宝鸡太白县、咸阳杨凌区和宝鸡扶风县界线为终点。

2.黄河

1）韩城段

第一次（2019年2月）共分为3个调查小组，每组2-3人，共调查3天。一组过黄河在山西一侧与韩城一侧的两组同步开展调查。

后两次（2019年11月和2020年1月）共1个调查小组，每组3-4人，共调查3天。仅在黄河西岸的韩城段开展调查，与黄河东岸的河南调查组同步。

2）大荔段

共1个调查小组，2人，共调查1天。仅在黄河西岸的大荔段开展调查，与黄河东岸的河南调查组同步。

实施细节

1.主要沿河堤路低速行进观察，同时对河堤路两侧河滩地或



大天鹅



大荔大鸨



渭河滩大鸨

农田面积较大且望远镜调查不到的地点，开车或步行进入调查。重点调查沿河两岸大片的、离村庄和城市较远的麦田、菜地、撂荒地和河滩草地，对靠近村庄、面积小的区域减少关注，以提高调查效率。

2.调查时对于麦田这种较易发现大鸨的生境，可适当加快调查速度；对于菜地、撂荒地和河滩草地这种不易观察到大鸨的生境，应重点监测。

3.调查时两岸行进速度应大致相同，可打开位置共享以明确实时位置。如发现大鸨且其飞行方向与行进方向相同，但位于我方一侧离河岸较远，则应注意重复记录问题；如大鸨飞行方向与行进方向相同，在距离河岸较近、沿河飞行或飞向对岸一侧，则应及时告知另一组成员相关情况。

4.同时关注大鸨越冬地生境状况、威胁干扰因素，以及其他珍稀和重点保护鸟类状况。

三、大鸨调查结果

（一）调查结果

1.渭河

1）2019年2月第一次调查

于渭河沿岸的4个地点共计发现237只大鸨。分别是：渭河渭南段南岸的华州区麦田间的菜地中记录到12只；渭河渭南段南岸的华阴市麦田中记录到8只；渭河渭南段北岸的大荔县的撂荒地和麦田记录到203只；渭河咸阳段北岸兴平的麦田中记录到14只。

2）2019年11月第二次调查

于渭河沿岸的4个地点共计发现58只大鸨。分别是：渭河渭南段南岸的华州区菜地和麦田中记录到两群共47只；渭河渭南段南岸的华阴市麦田中记录到9只；渭河渭南段北岸的大荔县的麦田记录到2只。

3）2020年1月第三次调查

于渭河沿岸的4个地点共计发现229只大鸨。分别是：渭河西安段临潼区麦田中记录到63只；渭河渭南段南岸的华州区麦田中记录到两群共147只；渭河渭南段北岸的大荔县的麦田记录到19只。

可见，陕西渭河沿岸的大鸨主要分布在渭河渭南段，数量较多且相对稳定。而西安段和咸阳段则数量较少且不稳定。

2.黄河

1）2019年2月第一次调查

黄河韩城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225只，主要栖息地为种过黄豆和花生的撂荒地，其次为麦田。共目击到四群，最大的群数量为130余只，其次为50余只和30余只，最小的群为10余只。

黄河大荔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125只，主要栖息地为种过黄豆后又种植小麦的河滩地，其次种过水稻的撂荒地。共目击到两群，一群数量为120只，另一群为5只。

2）2019年11月第二次调查

黄河韩城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4只，栖息在河岸的荒草地。只目击到这一群。

黄河大荔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137只，主要见于麦田、撂荒地和河心洲。共目击到四群，数量分别为36只、2只、67只和32只。

3）2020年1月第三次调查

黄河韩城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7只，栖息在河岸的荒草地。只目击到一群。

黄河大荔段（黄河西岸）共调查到大鸨200只左右，见于麦田和河心洲。共目击到四群，数量分别约为70只、20只、60只和50只。

韩城和大荔的大鸨经当地鸟友的多年观察，种群数量一直比较稳定，栖息地质量相对较好，人为干扰较小。但范围较大，开展全面调查有一定难度。



渭河第二次调查发现的大鸨



生境照-黄河韩城段

韩城后两次的调查数量很少，主要是因为调查时天气有大雾，能见度低，对调查影响很大。河道内禁止车辆进入也给调查带来了困难。此外，河道内庄稼地如麦田和种植黄豆花生等农作物田地的减少，可能使得大鸨因为缺少食物和适宜越冬栖息地而迁至别处。

大荔的大鸨种群数量则稳中有升，其适宜栖息地与先前调查变化不大。

另，宝鸡爱鸟会于2019年11月也加入到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的队伍中，并于当月和2020年1月在宝鸡范围内大鸨适宜的栖息地开展了两次调查，虽然最终没能发现大鸨，但基本明确了大鸨在宝鸡的现状，这本身就是收获。

宝鸡于2015年前后在凤翔麦田中发现过2只大鸨。

讨论

此次调查陕西发现的最大大鸨种群数量为203只，2019年2月下旬大鸨尚未开始集群北迁，按照往年陕西的观测记录，其越冬期种群数量多为几十只的小群，上百只的大群较少见。同时，此次的调查时间正处于开春农田的施肥浇水期，几乎90%的农田中都有劳作的村民，对大鸨影响很大。在此种情况下，大鸨急于寻找人为干扰较小的区域栖息，偏僻处的撂荒地便成了其优先选择的地点。

对调查时间的思考。在大鸨越冬期的大部分时间其主要栖息地（麦田）的人为干扰相对较小，其种群也较分散，数量较少。此时调查从理论上来说，遇见率相对较高，但最终的总数量可能偏低。而开春的农忙期其种群则较为集中，数量较多，调查到的总数量可能较高，但遇见率相对较低。如此时安排调查则需对当地生境非常了解，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越冬地现状

1.渭河

陕西渭河流域的大鸨越冬种群，主要栖息在关中平原渭河两岸的麦田、菜地、撂荒地和河滩草地，其食物主要为小麦苗、蔬菜叶、收获遗留的玉米、花生、黄豆等，对人类的耕地依赖性很高。一方面，关中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农业发达，村庄分布均匀，基本覆盖了渭河两岸全部可耕作的地区，在渭河河堤内仍有大量农作物种植，大鸨适宜的栖息地较多。

另一方面，加之近年城镇化加速，沿渭河的城镇范围急剧扩张，城镇附近沿河兴建大量河滨公园、水坝、桥梁等工程；同时经济作物如大棚蔬菜、苗圃、果树等大量种植，取代传统农作物，致使大鸨栖息地丧失严重，特别是其优先选择的大片农田生境破碎化较为突出，大鸨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夹缝中求生存，其生存质量大幅下降。

2.黄河

陕西黄河沿岸的大鸨越冬种群，主要栖息在黄河西岸河道旁的麦田、黄豆地、花生地、撂荒地和河滩草地，其食物主要为小麦苗、收获遗留的花生、黄豆、玉米等。这一带虽基本无村庄，但人为生产活动仍较为强烈，如种植庄稼果树、开塘养鱼种藕、旅游开发等。相对于渭河两岸，这里适宜栖息地的面积更广，食物更丰富，干扰较小。故这里分布的大鸨种群和数量更多。

但同时此处传统农作物，如小麦田、黄豆地、花生地等大面积减少，改种为果树（大荔冬枣、梨、苹果等）、蔬菜大棚、鱼塘和藕塘等，使得大鸨的适宜栖息地迅速缩小和破碎化。局部湿地公园的建设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

（三）威胁干扰因素

1.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强烈，干扰较大；

2.城市化、河滨湿地公园建设和发展经济作物造成的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

3.人为猎捕（气枪、投毒和鸟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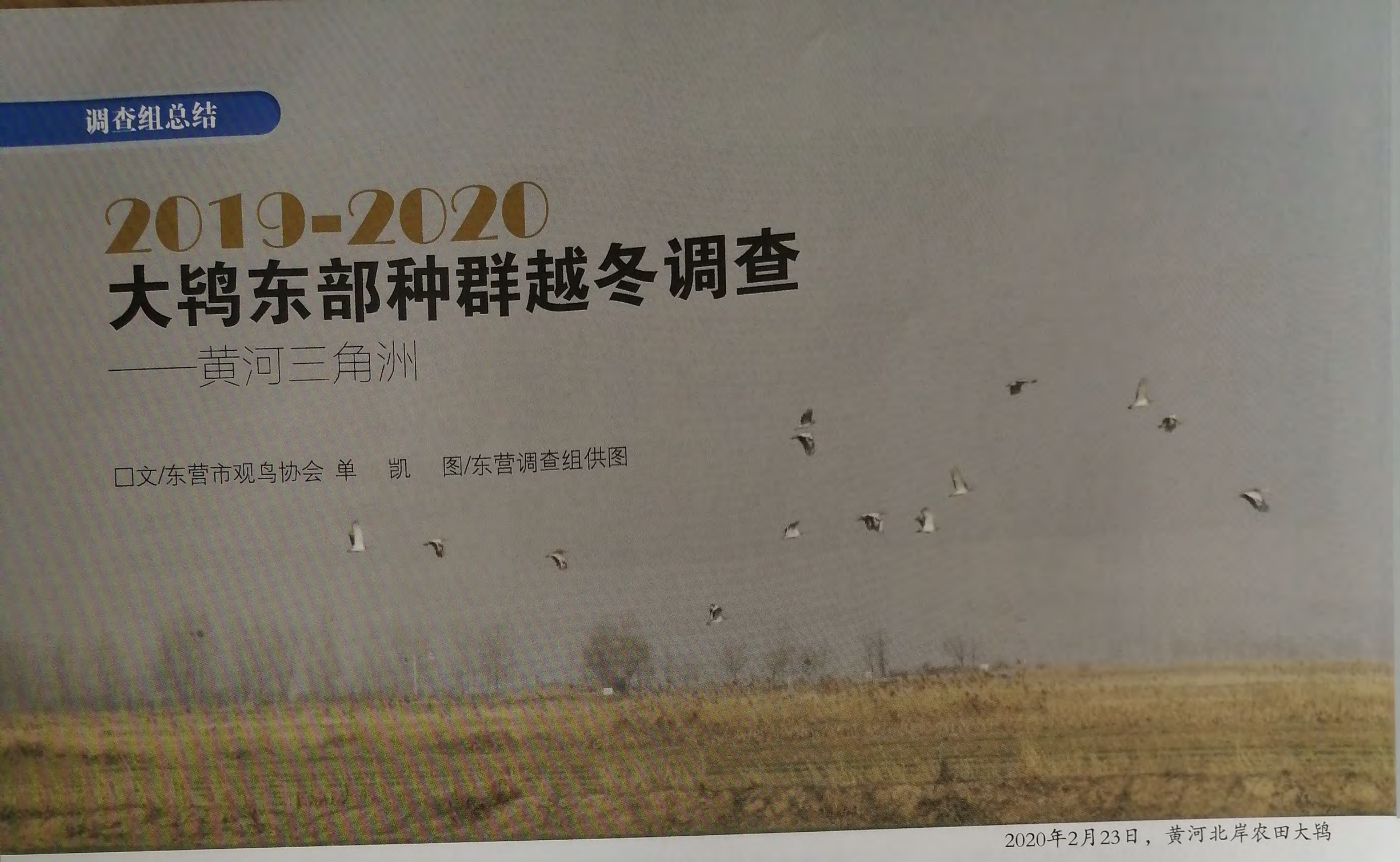
4.飞行时撞到电线和高压塔上受伤或死亡；

5.农药和重金属残留致病或死亡

2019-2020 大鸨东部种群越冬调查

——黄河三角洲

口文/东营市观鸟协会 单　凯　图/东营调查组供图



2020年2月23日，黄河北岸农田大鸨





调查人员包括郭建三，付建智，徐兆鹏，杨海花，单凯等。

总概：2019年10月，当地有记录大鸨34只，但野外调查没有发现；按同步调查时间要求，2020年1月11日，12日两天开展同步调查。调查时由于天气下大雪，能见度低，没有发现野外种群；2020年2月22日、23日，在黄河南岸记录一群18只，黄河北岸记录2群29只（14只+15只），总计47只；2020年4月上旬，观察到大鸨种群迁离。在黄河三角洲大鸨越冬种群为34—49只。

一、野外调查情况

（一）迁徙初期。据当地观鸟者照片记录，2019年10月底，首次发现大鸨迁来种群，数量为34只。由于没有开展专项调查，分布详细地点不详。据摄影者反映，分布在黄河南岸，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外围区域。

（二） 全国同步调查。按同步调查要求，2020年1月11日、12日开展大鸨同步调查，调查区域为大鸨经常性分布的黄河两岸。由于同步调查期大雪，野外观察能见度低，道路不便等原因，未观察到野外种群。

同期调查到的其它鸟种信息为：灰雁4550只、豆雁3550只、白鹤29只、丹顶鹤37只、灰鹤3550只、骨顶鸡4200只、赤膀鸭230只、罗纹鸭123只。

（三）2月份越冬调查。2020年2月22日，郭建三、付建智、杨海花、单凯等调查员在黄河建林浮桥黄河南岸农田开展调查，记录大鸨18只；2月23日，杨海花、单凯在黄河建林浮桥黄河北岸农田开展调查，













同期内记录大鸨2个种群，分别为14只、15只，2种群间相距5.8公里。大鸨在此区域分别的种群应为47只（18+14+15）。

同期调查的其它鸟类包括：丹顶鹤23只、白鹤45只、灰鹤3320只、豆雁1560只、灰雁880只。

（四）大鸨迁离期。据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调查记录，4月上旬为大鸨迁离。迁离时大鸨种群聚集，一起迁离。

二、大鸨习性及生境

分布于黄河三角洲的大鸨主要分布于黄河两岸边的农田、草地生境。冬季以冬小麦麦苗、收割后遗留在农田中的大豆及草地中的嫩叶、嫩芽、种子以食。春季农田翻耕时，会取食土壤中的昆虫、嫩芽等。

大鸨于清晨日出时分觅食，近中午时多休息于觅食地，下午日落时返回夜宿地。觅食时选择较为空旷的区域。

在生境选择上，喜离水源较近的区域，多在黄河两岸，中午有饮水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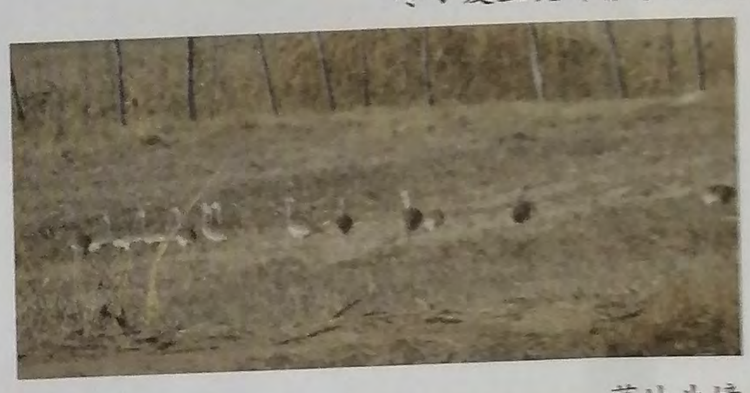
三、面临的威胁

（一）生境类型变化。黄河两岸是农田耕作区，受传统习惯影响，当地农田春种大豆秋季收割，并同时播种冬小麦，此种植模式便于大鸨觅食。受市场经济规律影响，当地农田会适时调整农业种植方式，比如改种为水稻田、藕池等。此类生境类型变化因适宜生境减少影响大鸨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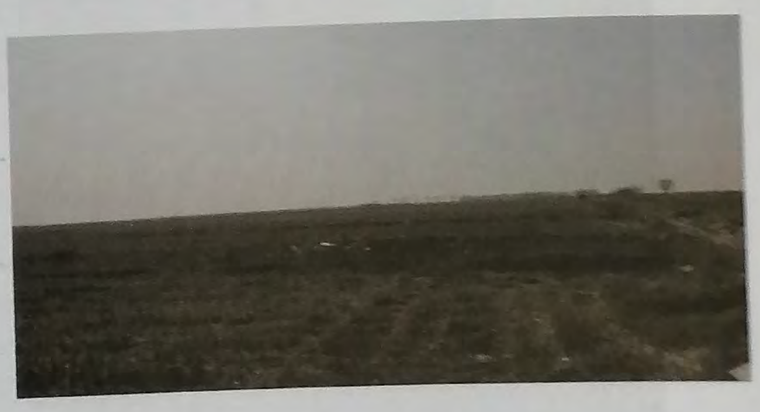
（二）人类活动影响。农田生境中的人为活动主要是耕作、春季烧荒及田间交通等活动，对觅食大鸨有影响。



冬小麦生境（春季烧荒）



草地生境





呼之欲出的雪，喜出望外的我

——陕西大鸨同步调查笔记

□宋朝辉

11月末已是北方大雪纷飞的日子，冬天肃杀了颜色，唯独宿舍楼后试验田里的冬小麦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课程陆陆续续结束，我们迎来冬天，也迎来考试周。接到西安野鸟会杨亚桥老师调查大鸨的通知时，刚吃完午饭，阴沉的天，呼之欲出的雪，喜出望外的我。

周五下课后便从杨凌乘高铁到了西安，再转车去西工大找另一位观鸟爱好者黑马。我俩买了速热食品当接下来两天的午餐，第二天五点起床乘地铁去和杨老师会面，开始了第一天的调查。

杨老师当时给我们解释什么是同步调查，即两边同时进行调查，这样如果一边记录到了，另一边便不会记录到，因此准确率会比较高。陕西尤其是关中一片麦田特别多，考虑到大鸨来过冬的主要食物就是冬小麦苗，加之上一年的调查中大鸨数量很多，我们可以肯定这次找得到。而找到的关键因素就是找到合适的生境。对于生境的寻找无论是带一组的杨老师还是带二组的杜老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参加过大鸨的调查和其他鸟调，还是资深的观鸟爱好者，对于我这样的观鸟新人来说，和他们一起观鸟，除了可以“躺新”外，还可以学到怎么去观鸟，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鸟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两天的调查我就加了八个新，并且还学到了一些对生境的判断，受益匪浅。



关中除了麦田连天之外还有“四面霾伏”，不巧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大霾，加之阴天，能见度非常低，只能最大限度地靠近每一片合适的生境。轿车在麦地间的土路上跌跌撞撞，承载着我们对找到大鸨的期

望。中午天气放晴，一众人在马路边吃午餐，望着渭河滩，望着偶尔飞起的大白鹭，速热的饭菜也十分可口。吃完饭又匆匆去寻找，但事与愿违，直到天黑下来也没有找到，乘着夜色又回到了西安，寄了很大的希望给第二天，互相打气后便早早睡了。

第二天还是五点起床，这次我和西交大的一位观鸟爱好者刑小天，还有西安野鸟会的杜老师一组向东走。天气格外地冷，看到西农的同学们发说说下了初雪，心中不免羡慕，但又想到我要见到大鸨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冷天里空气倒好得出奇，能见度极好，东边人稀村少，相对于第一天的观测点麦地更加的偏寂。杜老师把车硬是开出了坦克的感觉，一直往深处开，直到没有路才罢，车被树枝划还被我们搞得里面也是泥，但他不在乎，这就是一个鸟人的专注吧。

路上我们先是见到了觅食的白尾鹞，在我们很近的地方突然抓着戴胜飞起，和“直升飞鸡”一样吓人一跳。功夫不负有心人，接着我们终于见到了这次调查的主人公大鸨，二十多只的一个群。生境也很奇妙，一个凹下去的湾里有一片掰了玉米后留下的玉米秆，旁边是麦地，大鸨就在这块麦地里，或站或卧，怡然自得。当时杜老师嘴里还念叨这么合适的生境怎么没大鸨呢，然后他下车去看，果然找到了，不禁感叹经验就是知识呐。我们一只一只地数了好几遍，录了数据，然后开始尽情地看它们，不看鸟类活动的观鸟，怎么能称之为观鸟呢？

接下来的调查更是顺风顺水，一共看到三群大鸨，共计56只，两群地面觅食休憩，一群在秦岭之下翱翔，霸王风范十足。傍晚还在河堤边看到了大眼萌纵纹腹小鸮以及刑小天心心念念的短耳鸮。

当天我们走的麦地虽然没有下雪，但秦岭银装素裹，白云横纵，宛若仙境，胜似仙境。今天回想，秦岭的庄重仍然历历在目，石刻心间。还有陕西的馍馍，至今也无法忘怀。当天中午天寒腹饥，杜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小镇吃水盆羊肉，清汤滚滚热气腾腾，羊肉味道厚重，馍馍外酥里松，烤得金黄，滋滋冒着热气，拿在手里烫烫的，阵阵暖意袭人心头，更上舌尖，切开夹上菜，配着羊肉汤，简直是天下美味。陕西面食自古闻名，果然不会让人失望，羊肉汤成了配角，馍馍才是主角。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忘记那天的大鸨，那天巍峨的秦岭，以及那天在秦岭小镇里的三个鸟人一起吃的那顿水盆。

心满意足结束了调查，连夜坐火车回去学校。午夜的火车站还是人来人往，我买了个菜夹馍，听着歌，发了个说说，我看到了除了朱鹮之外的第二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群人一起为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努力，这是一个过的非常非常开心的周末，大家满足极了，我也是。









发现一只白化大鸨



干扰因素--放羊



干扰因素--放牛

劝牛劝羊劝狗

——为了大鸨在大荔

□大荔鸟友　姚东武

2019年12月5日和2020年1月12日两天，在大荔县黄河湿地开展大鸨越冬同步调查。从10月底大鸨来到4月初大鸨走，在大荔县黄河湿地观察到的大鸨种群数量共计约300到400只左右，其中12月份记录最多的一次320只。在4月份记录的也是300多只。因为大鸨栖息在收割完的玉米撂荒地和苜蓿地之间，数到300只后继续数很困难，但仍坚持每天去观察一次。两次记录超300只的大群，还发现有着一只白色变异大鸨的约30多只的群体。

经过一个冬季的观察，在大荔湿地越冬的大鸨分大约2-3个群。个头比较大有胡须的雄鸟总数不超过100只。整个冬天发现比较特殊的是，有一只白色变异的大鸨。同时观察到4只受伤跛脚的，分别是在左右脚不同部位受伤，跛脚的程度也不同。受伤的大鸨比较不受种群其他个体的欢迎，老是在边缘活动觅食，不时还有被欺凌现象。

今年情况可能比较特殊，2月中旬麦田开始浇地施肥后，大鸨开始到收过玉米的撂荒地里和刚发芽的苜蓿地里觅食，一直待到4月初才走。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录视频、拍照片和记笔记。

这个冬天观察到在大荔黄河湿地越冬的鸟类还有：天鹅200多只，灰鹤3000-5000只，黑鹳74只，另外还有灰雁、赤麻鸭、白鹭、苍鹭，各种鸭子数以万计，以及少量的红隼、白尾鹞等猛禽。

整个冬季起早贪黑，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几乎每天都去观察保护大鸨。劝说两个牛群160头，两个羊群200多只，不要进入麦田，给大鸨留出一块约800亩麦田越冬栖息；还劝离影响大鸨觅食的狗撵兔3次。

经过仔细观察大鸨在几块地里所排的粪便，发现它们能吃到的食物很有限，对谷物的消化能力也很弱，观察到排出的水稻粒基本未被消化，夹杂着土和整颗的水稻粒，而且不成形，不同于吃麦苗拉出来的条状。

今年在大荔县黄河湿地越冬期间，影响大鸨栖息的威胁因素主要有：1.大量种植果树和部队农场的休耕，导致麦田急剧减少；2.整个冬天果农一直在劳作，人为干扰很大；3.在麦田里放牛和放羊对大鸨有影响；4.狗撵兔；5.盗猎；6.开荒河滩地挖藕池种植莲藕，面积较大，挤压了野生鸟类栖息地。

大鸨生存的河滩地禁止私自无序开发迫在眉睫。现在基本上是有多少滩地开发多少，鸟类的自然原始栖息地越来越少，其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大荔县约有70万亩黄河湿地，但给鸟儿留出的自然湿地只有几千亩，鸟类在湿地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如果再这样下去，大鸨很可能会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消失。

编后：这篇稿子编得很有意思。一是作者劝阻牧羊、放牛和带狗的人，却直接写劝牛劝羊劝狗，一种幽默？也像一种抗议。二是作者查看大鸨粪便，是怎样的用心和动心，佩服！

结缘渭河滩大鸨

□西安野鸟会　杜靖华 文/图



腾飞大鸨

我与大鸨结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那是我少年最美好的回忆。

自小，父亲就常常带我去农田、河边游玩。扑蝴蝶，抓小鱼，是童年最好的娱乐，也让我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初中开始，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又缠着母亲花费当时的巨资一五百元，买了一架望远镜，开始了我野生自发的观鸟生涯。

西安北边的渭河滩是我最常去的地方，特别是冬天，荒滩空无一人，却聚集了大量的越冬候鸟，鸭，雁，各种猛禽。我见过草坑里集群的几十只短耳鸮，见过从高压铁塔上呼啸而下抓捕斑嘴鸭的游隼，还见过独自在沙滩上晒翅膀的秃鹫。这些在《动物世界》上常常见到种类，我也无师自通地认识了一些。

还是一个冬天，我又在周末骑自行车出去看鸟。当时的场景就是，渭河的沙土地，一个少年扛着自行车缓慢前行。突然，远处冬麦田里的一群大家伙引起了我的注意，放下自行车，坐在地上，端起望远镜，开始了和大鸨的第一次邂逅。

显然，它们已经发现了我，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在向我张望。这是什么鸟，这么大的个头，鹤吗？太粗壮了，那一身红褐色的虎纹也不像我



林带间的大鸨

认识的任何一种鹤呀！即使是冬日，地表的热效应也会让望远镜里的景物扭曲变形。为了能看清，我使出了惯用伎俩——蠕行，就是趴在地上，像一条蠕虫那样缓慢爬行。爬十步，抬头看看，又爬十步，再抬头看看。距离一点一点减少，我也看的越来越清楚——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大鸟呀，比家鹅更大更高，灰白色的头颈，似乎还有胡须，全身背部砖红色，密布黑纹，粗壮的腿，好似鸵鸟。足足有一两百只聚集在一起，在绿色的麦田里特别明显。

俗话说，得寸进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安全距离，只希望能进一步靠近，就故技重施，再次开始蠕行。然而，盯着我很久的大鸨们，终于不能忍受，一哄而散。待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它们已经化作天边的一片飞影。

九十年代，互联网在国内才刚刚起步，各种书籍也不丰富，这种鸟到底是什么，困扰了我很久。终于，在我的第一本“鸟书”——《中国鸟类图鉴》中，找到了答案，它，就是大鸨。在野外，通过仔细观察，对照图鉴，不断认识新的鸟种，更增加了我对观鸟的兴趣，沉浸至今，不能自拔！

后来的很多次，我都能在西安附近的渭河滩上遇到这种大鸟，它们偏爱河滩中的冬麦地。本地的农民把它叫做“雁鹅”，还有偷偷打猎的，据说肉味很美。而我，也许会了慢慢靠近，并在安全距离外静静欣赏它们，幸运的话，还能捡到那漂亮的虎纹羽毛。

再后来，高考，入伍，在远方工作，鸟仍然继续在观，却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冬日渭河滩里的大鸨了。

几年前退伍返乡，终于又有机会去看大鸨。然而，西安周边渭河河滩的变化，人员的频繁活动，却让我再也没有找到它们。

一次偶然的机会驾车去宝鸡，在返程的渭河大桥上，一群五只大鸟从我的头顶缓缓飘过。是，那不就是大鸨吗？怀着激动地心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驾车从乡道上重返故地，终于又找到了它们。冬日的早晨，渭河滩田里的麦苗仍然挂着白霜，一小群大鸨就卧在那里。随着日出，它们也开始活跃起来，低头啄食麦苗，梳理羽毛，甚至还在互相炫耀。当然，也总会有几只一直昂头观察周围的一草一木，充当可靠的哨兵。河滩里，已经不仅仅是麦田了，苗圃，蔬菜大棚，牛圈羊圈都在一点点侵蚀着大鸨的活动空间。大鸨们警惕地望着四周，谁也不知道那些劳作的农民当中是否有人不怀好意。

在我几年的观察中，兴平那边渭河滩的大鸨，越来越少，从上百只，到只剩十几只。越来越多的干扰下，它们不得不在仅剩的几小块麦田里来回往返。2018年以后，基本上再也没有出现。

2019年开始的“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我有幸得以参与。渭河沿线那些曾经的荒野，已经被所谓的城市公园，“湿地公园”，甚至驾校练车场取代。从西向东，宝鸡、咸阳、西安的渭河滩已经很难见到大鸨的踪影，唯有渭南市渭河下游的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大鸨的踪迹。它们已经缺乏大片的麦田栖息地，在池塘、果园、林带之间的零散田地中继续着越冬生活，为春天奔赴繁殖地进行必要的休整。

印象最深的一次，老远就看到一大群被惊起的大鸨。我开着车，和其他调查队员在河滩里东转西拐，向着它们落下的方向慢慢搜寻。半个小时后，突然，我在汽车左前方的洼地里，看到了一堆脑袋。大鸨！我轻喊一声，并同时停车熄火。它们还没有被惊飞。太近了，不足三十米，透过洼地边缘的苇丛，上百个大鸨的脑袋清晰可鉴，都在紧张地向我们张望。大家安静，别出声，别摇车窗，别下车！四个人在车里就这么静静地和大鸨对视。五分钟过去，大鸨们渐渐平静下来，大部分开始低头觅食，或者



林间大鸨







大鸨粪便

卧地休息。我在驾驶位，和大鸨最直接地面对面，只能保持不动。其他几个调查队员在我的指挥下，从右侧的车门轻轻地溜下去，试图更好地清点大鸨数量，并近距离拍到更清晰的照片。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我“蠕行”的真传，下车不久，就被大鸨发现了！

霎时间，满眼都是笨拙起飞的大鸨，带着飞羽划破空气的“啸鸣”，带着卷起的尘土草屑。没有叫声，也没有整齐的队伍，一百多只大鸨，从我们面前次第而过，飞向了渭河北岸。幸好，我还有机会用手机记录下一段视频：一大群粗壮的大鸟，有力的挥翅，黑白分明的飞羽十分醒目，它们朝着一个方向，飞往无人打扰的远方！

大鸨在传统文化中没有鹤类的典雅，也没有天鹅的高贵，甚至还被冠以“禽鸟皆得以淫之”的污名，成为娼妓的指代。而然，它春去秋来，是往来于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使者；它机警强壮，是造化的精灵；它美丽顽强，更是荒野的象征。

渭河，是关中平原的母亲河，也是大鸨世世代代的家园。我相信人类一定会为大鸨保留一方荒野，为它们能继续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做出努力和行动！

遇见大鸨

□西安野鸟会　蒋宁安　程秀勤



一天的调查快结束时终于发现大鸨

这天，接到西安野鸟会秘书长杨亚桥老师的邀请，去做大鸨普查，心中狂喜，这真是瞌睡了，有人递上了枕头，美哉！

爱上观鸟这一年来，我和夫人行走在森林湖畔、田野乡村，爱着这些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精灵。了解到冬天的到来会有许多鸟类在西安的渭河灞河等流域迁徙越冬，心想又到了我们最好的观鸟季。凑巧前些日子看央视纪录频道，在播大鸨的纪录片，就勾起了我去寻找它们的念想。查了一下资料，西安周边的渭河流域韩城、合阳、大荔等地都是大鸨越冬地。和老婆大人商量决定去找找看，巧了，亚桥老师就发出了邀请。

和亚桥老师认识还是在一次燕子调查活动中，恰巧我们分在了一组，就是这次活动让我对亚桥老师是暗中佩服，年纪不大但对鸟类习性等了如指掌，他可以从鸟类的飞行姿态和鸣叫，很快判断是什么鸟，就一个字“牛”。所以能和亚桥老师一起做普查，对我来说就是，天赐机缘，求之不得，马上敲定了时间。

在等待中约期而至，天没有亮我和老婆就赶到集合地点，虽然有些飘雨，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心情。集合后亚桥老师简单讲了注意事项后就安排人员，这次我们共计八人分两组，沿渭河两岸同时进行，自然我是要和亚桥老师一组，同行的还有一名在校大学生——原以为是青铜，谁知是王者，另一组是协会副会长杜靖华老师带队。出发！

在兴奋、激动、期盼和一种探索未知的心态驱动下，很快来到预定位置，刚完成打点记录等必要程序，就听见大学生小黑说：“快看普通鵟！”心想这小伙子厉害啊，急忙拿起望远镜向前方观看，果然在不远的树上落着一只大鸟。大伙说好兆头，虽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预示今天一定能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心想我们的人品不错哦。

这时小雨已经停了下来，雾气也渐渐散去，在我们的搜寻中，亚桥老师认真、仔细地观察，还不时讲解着这块生境不错、那块菜地适合大鸨觅食。就这样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大概走了60多公里，鞋子沾满泥巴，依然没有成绩。所幸的是，途中我们看到了黑鹳、灰鹳、红隼、短耳鸮等。就是没有我们的目标出现，心里不停碎碎念：“大鸨快点出现吧”。

我们在焦虑的寻找中，等到的是南岸杜老师发现大鸨的消息，大约二十五、六只，并配发了图片。我老婆这时急得跺脚，怎么会让他们拔了头筹。亚桥安慰说别急，我们一定会看到比他们多的种群，大伙加油仔细看。在这期间，我们还向当地群众打听寻问有没有看见大鸨，并向他们讲解大鸨的情况，做必要的保护宣传。在老乡看了图片后，他们说叫它“麦雁”。因为大鸨会在麦地里吃麦苗，所以有了这个俗称。还说以前常见现在少了，我觉得这个叫法很形象。亚桥老师告诉他们多留意，不要惊扰它们，如有人偷猎、下毒要及时报警。

搜寻的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天色就要暗淡下来，我们竟然一无所获，沮丧之心情写在我们的脸上，唉！真是挺累的。亚桥老师说别急，他还有一块“私人”领地，去年在那里看到两百多只。打起精神继续，心想我们的人品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就不出现一只呢？

有时就是这样，你不抱希望的

时候，嘿奇迹出现啦！要不说亚桥老师是真牛，他突然看见有两只大鸟飞过落在了不远处的麦田里。他肯定地说“大鸨，没错！翅膀上有白色斑纹，快，我们去那里。”我们就像饥饿的人闻着了饭菜的香味，急忙寻去。看见了，看见了！两只，我们都在念叨着，生怕别人不识数！亚桥说慢点，要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观察它的形态和动作，一旦看到它的头部抬起，注视着我们的方向，一定要停下来。我们就这样悄悄地看着，我老婆说：太漂亮啦，总觉得那么不真实，真的很梦幻！它在绿绿的麦田里那么醒目，那么悠闲，优雅神逸。我和大鸨的第一次遇见就这样发生了。

天色暗淡下来，一天的大鸨调查结束了。小黑说：蒋老师你看华山！可不是吗？天黑下来后，华山山顶的点点灯火宛如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悬挂在空中。想想一天跑了一百多公里路，从天不亮到天黑，我们组的成绩两只，心里总有点别扭，有点对不住“朱雀会”的组织，有点无法交差的心态。

在回来的路上，亚桥老师说这是第一次大鸨调查，后面还有两次分别在12月和春节后，到时我们一定会有收获的。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大鸨的生存环境在恶化，能提供给大鸨的食物来源在减少、栖息地不断在缩小。当地农民为了提高经济收益，搞基建，建大棚，建厂房，设围挡，地膜覆盖，我们不能评判孰对孰错，如何平衡人与生态的关系，确实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在宣传和立法上都没有问题，偷猎和毒杀都已经很少啦，效果显著。但这都是意识形态上的保护，但怎样能够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我想这也是做此调查的原因之一。





后记

在12月份的调查中，我们组在渭河北岸一次发现约70只大鸨种群，着实扳回一局。当我看见这么一群大鸨出现在眼前时，静静看了半个小时，兴奋之余内心透着些许恐慌，生怕我们有意无意的举动打扰到它们，而让这些精灵里我远去！忽然一句广告语浮现在耳畔：大鸨天天见，大鸨明年见！



麦田中的大鸨群

霾中黄河滩 鸻鹬

□河南野鸟会　牛俊英 文/图



小雪节气到了，河南众鸟人在万物萧索、雾霾常有而蓝天不常有的冬天里，又开始惦记着野外带翅膀的老朋友们。去河边看看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找找刘秀坟的长耳朵猫，见见龙门石窟的红翅旋壁雀，这些都是河南鸟人冬天里心心念念的事情。当然也不能少了喝羊肉汤这个事情。找寻在广袤的黄河滩涂越冬的大鸨们，更是河南鸟人冬天里必须完成的一个心愿。这不，11月的第3个周末，河南野鸟会的英豪们应朱雀会的英雄贴，在掌门人马大姐和糊糊法师排兵布阵下，兵分6路，西起山西河津、三门峡、孟津，中经中牟、开封、封丘和长垣，东至山东东明，在黄河两岸同步开始了寻觅大鸨之旅。

（一）慧眼寻鸨

花开6朵，单表1只。我们河南野鸟会第6组在长垣和封丘寻鸨之行始于周五，我和吴洪勇和大熊队长在焦作汇合以后，走荷宝高速一路东进直奔长垣。大熊队长说今天的目标是去一个新地方找找看。高速上看着窗外的雾霾 心里有几分忐忑，这样的天气，能不能找到大鸨呢。

在长垣下高速，简单午饭以后，就正式开始了下河滩寻鸨。队长开着车，查找目的地，我们在这个河滩上从1点找到了3点多，见到了红隼、戴胜、灰头绿啄木鸟、大斑啄木鸟，满电线开会的山斑鸠和麦地呜呜泱泱的“社会我大哥”喜鹊，还有被喜鹊追得无处落脚的普通鵟。但是丝毫没有大鸨的踪迹。

看着滩地里浇水打除草剂的老乡们，我们打算奔赴下一个地点。路上看到一只灰头绿啄木鸟停到了我眼前的树干上，让队长停下来，准备拍一个平视版的。车停下来，灰头绿却没了踪影。队长习惯性地扫了一遍麦地，惊呼，有了有了。果然在远处的麦田里影影绰绰地立着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四个人马上下车，架单筒开始数数。一遍又一遍，数都不一样，最后还是反复看小叶录的视频，确定了准确数量。第一天下午就开张了，我心说，这算是止住了心慌。这个地点也是近几年来第一次发现有大鸨的踪迹。我们都止不住的兴奋，也不忘感谢让我们停车的灰头绿。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点，这里有大型喷灌设施，幸运在延续，又有斩获。

第二天的寻鸨之旅开始于封丘





县。污染指数更高了些，大熊队长希望能够开辟一个新点。看着地图上正弦曲线一样波动的黄河水，我们在去年大鸨发现点以西3个V字弯开始了寻找。一上午在V字里面兜兜转转，见到了豆雁、苍鹭、普通鵟，像篦子梳头一样把河滩转了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

眼看已到中午时分，经验丰富的队长果断放弃另外两个V字弯，沿河堤一路东去，直奔今年2月的发现点。到达目的地以后，车子在河滩沿着机耕道七扭八拐，在一条小机耕道左侧发现几只。正在观察，发现右侧又有一小群，就这样毫无防备，我们幸运地被大鸨左右夹击了——大熊队长语录。

第三天据说是降温大风，一早看着阴沉的天气，知道降温带来好天的愿望落空了。大熊队长还希望再去喷灌点看看，看看大鸨数量会不会有所增加，于是第二次下滩寻找。小叶看到了它们在远处降落，下来用单筒扫一遍，没有。开车往滩里走，车里三个男队友注意力都在右边麦田，我一个人扫视着左边，看到一个大家伙起飞了，嘟囔了一句，一只鵟，大熊队长转过脸，立马说，是大鸨。我们都追着这一只飞起来的大鸨看，猝不及防地，麦地里忽忽悠悠地飞起来一群，原来它们离我们的车非常近，估计多是俯卧着的，先前在雾中扫描时候没有发现。这最近的一次最遗憾，还没来得及拿起相机，就飞远了。数一遍，和周五看到的数量相近。看来还是周五那一群。

（二）访问老乡

黄河下游一望无际的滩涂，也是沿河老百姓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访问老乡是调查的一个任务。我是组里唯一的女性，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任务。用已经不地道的许昌话和打除草剂的老乡、挖河道的工人、流转土地的老板聊聊见没见过大鸨、灰鹤，有没有人毒鸟之类的话题。看到了果园里有鸟叨食过的苹果，看苹果上那么深的痕迹，怀疑犯罪嫌疑鸟是啄木鸟。具体是何方神圣，还要再勘察了。

访问一位东明来黄河北岸承包土地的山东农民大哥，他说大鸨每年冬天都在他承包的土地一片活动，当地的土名叫鸡埔。热情的老乡还带我去大鸨卧过的地方找鸡埔羽毛，可惜风大，只捡到了三根次级飞羽。仔细观察大鸨卧过这一片，有两米直径一片麦地，麦苗全部干瘪死了。这个大哥自己琢磨，是卧着的大鸨体温过高，把麦子烧死了。老乡分析得很有道理。麦子在冬天是不怕压的，麦根还在土里没有啄食的痕迹，大鸨的体温过高，麦苗被热死了还是可能的。老乡的麦地有三五片这样的。我问老乡恼不恼，他说恼啥呀，死了就死了吧，也是难免的。

总体访谈下来，发现现在的老百姓多有保护鸟类的意识，知道打鸟犯法的。同时，不能否认，鸟类对农业生产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三）寻鸨感悟

连着三天在霾中找大鸨，嗓子有点不舒服。想着在野外的大鸨一个



越冬季都要在这里生活，真希望自己像孙大圣一样，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在迷雾茫茫中看到大鸨，更希望自己有调动风婆的神通，能把眼前的迷雾吹散，为大鸨留下一片蓝天。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留一张理想的照片。只是这重重迷雾中，留一张理想的鸨照片显然是个奢望。看着警觉的大鸨在离人三百米开外就开始紧张地昂起头，我们也不忍心离他们再近一些，毕竟它们硕大的身躯，起飞不易，大冷天的起飞一次消耗能量也不少。能在望远镜里看到今年冬天别来无恙，就心满意足了。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伏案画画大鸨聊以安慰。少惊扰和美片的选项，我们还是毅然选择了少惊扰。

群里时刻关注着其他组队动向，这次出征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孟津和中牟两组没有看到大鸨。孟津多年来都是大鸨的越冬地，近两年由于滩地种植结构的改变，这里鸨踪难觅。中牟的大鸨这几年也有减少的趋势，这次遍寻不见，不禁让人担心。虽然大鸨有翅膀，能主动选择环境（大鸨内心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看到在黄河大堤里星星点点分布的村庄，看到完全被开发利用起来，没有荒滩的黄河河床，我们真正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既能保护鸟类，又能支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双赢实属不易呀。

（四）调查鸟种

在黄河滩上寻鸨三天，能记录到的鸟并不多。优势鸟种是喜鹊、麻雀和山斑鸠。视线所及处，总能看到一群群的喜鹊，或三五成群，或三五十只成群，忽而追赶隼和鸢，忽而驱逐戴胜，真不负社会我大哥的称号。也常常看到一树树珠圆玉润的山斑鸠花，在万木凋零的冬天，也算河滩一景。麦地里时隐时现的雉鸡雄多雌少，想来是母鸡的保护色更奏效。小鸊鹈、豆雁、斑嘴鸭、绿头鸭、红隼、普通鸳、游隼、中白鹭、苍鹭、珠颈斑鸠、灰头绿啄木鸟、大斑啄木鸟、白腰草鹬、某银鸥、灰喜鹊、灰椋鸟、远东山雀、棕头鸦雀、戴胜、棕背伯劳、长尾山雀、金翅雀、某鸥、某百灵……一直被我们念叨了3天的灰鹤、凤头麦鸡、小猫（纵纹腹小鸮）始终无缘一见。



霾中来，雨中归。3天都是在雾蒙蒙中度过。大熊队长的总结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大鸨却在雾霾最深处。雾霾不仅仅被吸入双肺好像还沉淀在心中，让我返家良久，心情依然难以轻松。

以大熊队长的如梦令为这篇文结尾：

常记河滩土路，
大鸨不知何处，
远近高低寻，
累坏老化双目，
霾雾，霾雾，清晨吸到日暮。

——周一工作日，看着窗外冷空气带来的蓝天，随笔写下此文。

为什么“这里的冬天静悄悄”？

□河南野鸟会2组 文/图



盘点这次“大鸨越冬调查”，我们组的任务是从河南到山西，沿黄河从三门峡到运城，走豫陕晋三省交界。任务最重不敢说，跨省最多是肯定的。一路感触最深的是灵宝孟村黄河滩边那片广袤的麦地，连绵不断，空旷荒野，没有人烟，没有犬吠，多好的大鸨栖息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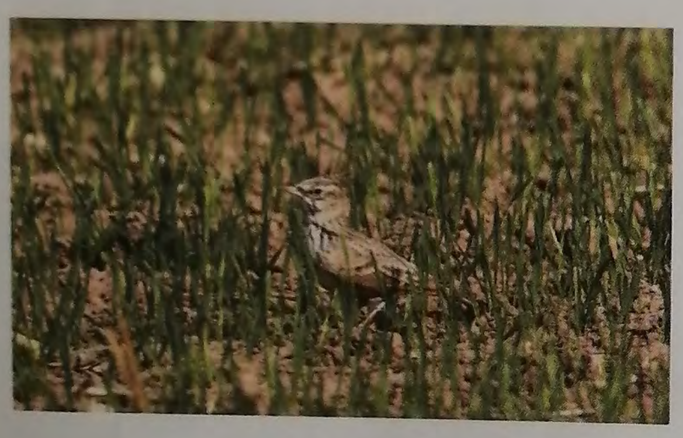
通过几次调查，发现大鸨的警觉性非常高，总是和人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它不像鹭、鹤、鹳那样长腿一蹬，就地起飞。它的体型使它也像天鹅一样得有一小段的助跑，所以它更喜欢栖息在广袤的视野开阔的地方，高杆植物的遮挡会带给它深深的不安全感，也正因此，冬季大面积的麦田是它首选的栖息地。

我们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寻找大片麦地上。从三门峡出发，沿黄河滩涂向东，印象中大片的麦地并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一垄一垄的菊花、山药、枇杷树苗。为了增加收入，农民改种这些经济作物，大片的麦田被条块分割，天气还不太冷，地里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大片的河滩地还被南方人承包去种植水稻，两个村妇指着刚刚收割过的稻田这样告诉我们。环境的改变对于我们和农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我们在心疼大鸨栖息地消失的同时， 农民燃起的却是希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当我们沿着深深的车辙印颠簸在河堤上的时候，装满石子的大卡车正慢慢悠悠迎面驶来，道路左边的芦苇荡很快也会像右边一样成为荷塘或者鱼塘，发现一只震旦鸦雀——以芦苇荡为生境的鸦雀——的期待也会被棕头鸦雀取代而不得。

所幸在奔波了三个钟头之后，终于发现了大鸨。第一群就是42只。



我们反反复复查了六遍，大鸨们也很配合地从西移到东——移动的目标更容易查清楚。一下垫住底，马上就有了底气。接下来看到一只大鸨，一个人待在麦地里，方圆几公里内没有它的同伴。继续前行，又看到9只，但没等走到跟前就飞了。在大鸨飞舞着离开的麦地里，一群三十只黑鹳无动于衷留在原处。下午一点多钟又看到大鸨，总共32只，它们大部分停在麦地里，之后又徐徐飞来4只，距离挺近，但没等拍到，对面来人，呼啦一下飞了，只留下三只还在原地。然后





一群25只，挺远，换了一个角度数，虽然近，但遮挡严重，只能数到18只。最后看到的一群13只，本来数了12只，反复数，又换了一个地方重新数，其实是13只。所以最后我们一共看到122只大鸨！

第二天，毫无悬念，毫无意外，没有再看到大鸨。虽然我们以高度的热情搜索了所有的可能。但是在没有大鸨的地方，我们做了两段很不错的访谈。潼关的老乡告诉我们由于黄河水漫滩和山坡塌陷，麦地面积大大缩小；又因为种麦子一年下来也实在落不下什么钱，还不如去打工，村里年轻一点的都去打工了。我们拿着大鸨的照片给他看，问他见过没有。他说前些年见过，这些年不见了。又说狗见了也撵呢，又给我们详细描绘了一下狗是怎么抓住鸟的。当然不能是普通的土狗，得是黑贝那种聪明狗。不过到后来，我们发现他讲的是野鸡，也不知道他前些年看到的究竟是大鸨还是野鸡。戏剧性的是，在山西人民改种经济作物的时候，河南灵宝的老百姓却砍掉苹果树，重新种麦子，因为苹果太费事，又卖不上钱。我们经过一个隆隆响的机器——脱袋机，正把苹果落果上套的袋子扒下来，好把落果卖给果汁厂（同志们不要再喝果汁了，还是改吃水果吧）。这个大哥很实在地说他没见过“大鸨”，只比划着告诉我们见过麻雀。

鼎湖湾，这个多次出现在我们调查路线上的地方，水鸟丰富。但目前都集中在河里，隔着宽阔的滩涂，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几千只绿头鸭游弋期间……哦，还有两只普秋，能辨认出来的就这两种了。越过鼎湖湾，来到孟村，经过一片死寂的枣林，没有虫鸣，没有鸟叫，坟墓一样令人窒息，就看到了文章开头那片“广袤的麦地”。

风呼呼刮过，一只孤独的“老等”诡异地蹲伏在麦地里。没有野鸡，没有麻雀，甚至连一只喜鹊都没有，电线上，一只楔尾伯劳估计没有搜寻到有价值的资料，不耐烦地扇扇翅膀飞走了，更高的天空上，一只鸽鹱仓皇飞过。

曾经这里有三百多只大鸨，有两千多大雁，绿翅鸭飞过头顶遮天蔽日，曾经这里生机勃勃，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发生过什么，让“这里的冬天静悄悄”？



大鸨调查历险记

口西柏坡爱鸟协会 齐婷霞 文 李剑平 图



今年1月5日是个星期天，早晨起床后，看到天色有点灰，气温也很低，天气预报说是阴天，既然不下雪，我们就出发了，去岗南水库滩地做大鸨越冬调查。

走在滹沱河景观大道上，我们下车观察滹沱河的情况时，发现河水都结着冰，感觉特别冷，平时经常可以看到的鸟儿好像都躲起来了。一路向前，走到西柏坡村北边时，天空飘起了雪花，越往前走雪花越密，路面变得湿滑起来，挡风玻璃上堆积的雪花也多起来了，路上的汽车都减速了，驾驶员都小心翼翼的。

“雪越来越大了，要不咱们返回吧？太危险啦！”我说。“就今天有点儿时间，好不容易出来了，怎么能轻易放弃呢？咱慢慢开车不就行了嘛。”李剑平不同意我们的建议，那就继续前行吧。我看了看微信，朋友圈里好些人都在晒下雪的图片。“县城里可是真下雪了，看样子还挺大啊！咱返回去的时候怎么办？”我非常担心地说。这时候雪下得越来越大了，车速很慢，根本不敢刹车，否则就会打滑。我们小心翼翼地停车，靠边，举起望远镜，看向滹沱河，河里白茫茫一片，镜头里满是簌簌落下的雪花。直到这时，我们调查小组才不得不踏上返程。



掉转车头，一路东行，路面又

湿又滑，车子都慢悠悠的，不能减速，不能提速，不能超车。雪，下得更大了。风，刮得更猛了。车流，停止前进了。问了下路边的人，人家说前方堵车了，再问多久才能通行，都说不知道。我们一商量，不能死等啊，万一等到天黑也不能通行呢。眼看雪越下越大，路面越来越滑，必须绕过这一段，才有可能安全返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从这条大路拐下去，正好有条小路，可以完美绕过堵死的路段，我们满怀希望地走上了这条小路。谁承想，刚刚走到半坡，对面横斜里冲过来一辆车子，我们赶紧刹车，等到再发动时，车子开始在厚厚的雪地上打滑了。再发动，打滑，再发动，还是打滑！我们冒着大雪去村里，找了三家才见到主人，借了人家的扫帚，把车轱辘前后都扫干净了，还是无济于事！因为是在半坡上，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着。前方有车，你得防止它退回来撞着你，后边有车想上来，你得给人家让路，当时真有一部越野车爬上坡了，经过村庄，绕开拥堵通过了。再看看我们的小小轿车，只能望车兴叹啊。

“如果到天黑我们也上不去怎么办？”“那就只能在村里借宿。”“啊？真的吗？”就这样，一边扫雪，一边推车，一边担心，平时用不了10分钟的一小段路，在大雪天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愣是没通过！中午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只能忍着，本来计划中午前就能返回县城，车上根本没准备吃的东西。怎么办？返到大路碰碰运气吧，万一可以通行了呢。

好不容易返上来，又等了半小时，路终于通了！后来我们遵循雪天行车“三不原则”——不刹车，不加速，不减速，慢慢掉头向东行进。

既然是调查，总不能无功而返，我们几个一商量，接下来去黄壁庄水库吧，万一有收获呢。时间是下午四点，中午没吃东西，好像是因为饿过了头，饥饿感反而不强烈了。顺着冶河的方向，先往北再往东，在冶河北岸边的崎岖小路上，平日里松软的沙地在这个雪天变得极不友好，只是稍微快了一点儿，车子差一点撞到河边一棵小树上，我们只好停车了。沿着河边一排小树看过去，我看到一只鸟站在枝头，昂首挺胸，红红的眼睛在雪天格外醒目。原来是黑翅鸢！我悄悄指给他们看，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啊。

河边的小路又湿又滑，一块鹅卵石就能叫车子改变方向，河水浸湿的地面再落上一层雪，简直是寸步难行。在冶河、滹沱河汇合之处，我们只能下车步行了，天地间苍茫一片，河两岸的麦田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看来是白来一趟了，这天气什么鸟还会出来活动呢……”没等我说完，李剑平就打断了我，“顺着我的手指往北看，那个高埂旁边，两只大鸨！”果然，两只大鸨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两只！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它们好像很悠闲，好像为我们而来！

看到大鸨的这一刻，我们觉得，一天来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有了意义！在一处上坡处，一辆大众刹车了，然后就一直后退，还左右摇摆，我们差一点儿被它撞了；在宏润庄园的小桥上，我们差一点儿被一辆打滑的电动车挤撞到河水里；返到滹沱河景观大道时，在一个拐弯处，因为对面来车速度太快，我们一刹车，车子一打滑，差一点儿撞破护栏，一头栽到冰冷的滹沱河水里……

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儿！直到今天，我们回忆起那次大鸨调查的时候，还会心有余悸，每次经过滹沱河景观大道那处弯道时，总是会说，看，这是我们差一点掉下去的地方啊！





运城大鸨 拍摄范宇光

在运城盐湖与一只大鸨的相遇

□山西蒹葭自然观察联盟 李 桐 文 范宇光 图

大鸨是自己还未接触观鸟的时就有深刻印象的鸟类。当时太原动物园是为数不多饲养大鸨的动物园，它的笼舍被安排在了雉类的展区。相对于华丽的雉类，大鸨的羽毛显得不那么夺目，但雄性大鸨的身材确实是鹤立鸡群。这只个体应该是救助后留在园内的，单独一只，性格确实比周遭别的笼舍的鸡要机敏很多，目光不愿和人类接触，在笼舍内和人来回捉迷藏。我每次去动物园都会去它那儿多看几眼，回来之后再翻翻当时买了不久的鸟类手册。

一晃很多年过去，走出去看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大鸨却从未见过，当时也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算是耽搁了好些年。2015年之后大红鹳在运城盐湖越冬的情况越来越稳定，就决定和几个伙伴出发去寻找，大鸨也第一次被我列到了目标名单鸟中。

那次火烈鸟寻找得并不是很顺利，接近爆表的雾霾没法看清楚远处的湖心。大鸨也没有一早和灰鹤出现在湖边的麦田里。太阳渐渐升高，我们只能扛着单筒沿着盐湖堤岸搜寻两边的其他水鸟。

快到中午，运城地区一月份的天气明显要比北边的太原暖和一些，温度舒适得多，数以千记的翘鼻麻鸭就浮在远处的咸水里，再往里还有大量的黑颈鸊鹈，只是雾霾严重到拿单筒也看不清楚细节。几个人心情还是比较丧的，没有火烈鸟几百公里可就白跑了。这时突然感觉东北天空有几个黑点快速朝我飞来，起初以为是灰鹤，早上看了太多灰鹤有点提不起兴趣。但离近之后就感觉不太对劲，振翅频率比灰鹤快得多，队形也显得有些高低错落。我赶忙举起望远镜，看清楚了是大鸨！之后便目送它们从我头顶经过，向着远处的中条山方向飞去。

相隔4年，本次大鸨调查，我们承担了盐湖周边的调查任务。第一次调查时已经接近三月，晋南的小麦已经开始返青，大鸨们开始动身准备北迁，以往观察大鸨最稳定的季节一直是隆冬，所以对这次调查我们也是特别没底。

运城依旧以浓重的雾霾迎接我们的到来，太阳还未升起，在当地鸟友范老师的带领下已经到达大鸨可能出现的麦田。转换到第二个观察点后，透过厚重的雾霾，隐隐约约看到一只大鸟，我们知道已经发现了大鸨，但压抑着兴奋，期待和它一起踏上归途的伙伴能赶快现身。但随后意识到，只有这一只雄性大鸨。大家待在废弃院落的一角，和大鸨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几个人不敢有太大的动作，生怕它有所反应。大鸨喜欢群体活动，单独一只却让我们有点担心，怕是出现问题掉队的个体。我们盯着它啄食着麦苗，时而又窝在地上看不见踪影。太阳渐渐升高，为小麦返青做准备的农民开始下地干活。我们缩在角落里不敢乱动，只是把单筒的镜头伸出去盯着观察，当地人却骑着电动车或是大大方方步行穿过我们面前的小路，大鸨也并没有表现出受到威胁的行为。

不久，大鸨所在的这块麦地附近也出现了下地的农民，从我们这边的地头开始，翻动这锄头，缓慢地向大鸨所在的方向移动。我是捏了一把汗，大鸨倒是感觉不紧不慢，趴在麦地另一侧的灌木里，一会儿又起身挪个地方。半个小时过去了，锄地的几个人已经走到麦地的中间，我开始有点担心，按理说如果正常观鸟人接近到这个距离，大鸨早就起飞了。它是健康状况真的出现问题了吗？锄地者还在一点一点向前移动，大鸨也一直卧在另一边地头的灌丛间没有露头，但我们知道它还在那里。眼看大鸨和人的距离已经缩短到百米以内了，我是坐不住了，和同伴商量缓慢接近。我们也学着农民的样子沿着垄沟，扛着合并的三脚架比作锄头一点一点沿着向前走。但没走多远，和最前面的那位农民大叔还有几十米远距离的时候，大鸨从隐蔽的灌丛间腾空而起，向东边飞去。

我转身和同伴目目相觑，我们确实低估鸟类的智慧了！它确实能够意识到面前的每个人关注点在哪里，被鸟类的智慧所惊叹。后来和一起参与调查的鸟友互相交流，各地的大鸨都有这个特性，哈哈！聪明的大鸟。

当天我们来回走了几个观察点都没有大鸨的现身，在微信群里各地不断传来捷报，我们也是干着急，最后只得以一只大鸨结束了首次调查。

又一个冬天的两次调查我们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大鸨群体。在大家满怀期待准备在大鸨集结北上过程中进行最后一次调查之时，疫情开始了，调查只能放弃。后来范老师拍到我心目中一直想要看到的一幕场景，在百万级人口的城市周围，依然有大鸨选择落脚。我知道我距离这一幕很近很近，但浓密的灰霾一次次让我失望。

虽然大鸨是典型的草原鸟类，但东部种群的越冬区域和人类农业活动区域高度重合，也和历史上人口密集区高度重合。可能现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对谷物种植业的依存度几乎没有，失去空间的南方的越冬群体已经消亡。但在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这一大潮下，晋南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还不好预测，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确实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大鸨喜爱的花生、大豆、油菜地的面积我们不好去下结论，但越来越多的农田种起了果树和苗木。

长辈们很多次和我描述过，从前迁徙季路过村庄的雁阵有多么密集，但现在主动去追寻也很难见到，这对于一个观鸟者一定是悲哀的。越冬的雁鸭类同大鸨一样都十分依赖农田生境，但我们对于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还是十分浅薄。人类对自然的过分蚕食也直接间接导致了这次疫情的发生，希望疫情结束后有更多的人善待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农田生物多样性，关心生活在我们周围、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农田中的鸟儿。



山西河内嫩滩地也被开发　姚东武摄影

天津青甸洼寻鸨记

口天津观鸟会　贾克坚　文/图



2018年青甸洼的大鸨

这些年，经常听到天津有大鸨栖息过冬的消息，但是一直与鸨无缘相见。2018年，朱雀会组织了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同步调查项目，至今，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两个冬天，有幸看到大鸨17+9=26只。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湿地众多，有北大港、七里海、大黄堡、团泊洼等湿地，还有孕育丰富生物的泥质海岸线。纵观天津全貌，它是一个有河、有海还有山的城市，天津蓟州区有八仙山、盘山等山地，是一个看林鸟的好地方。在蓟州区和宝坻区交界处，有一个叫青甸洼的地方，就是大鸨在天津的主要越冬栖息地。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们和林业部门相关人员比较熟悉，2018年冬季调查时，通过提前沟通联系，得知蓟州区林业部门有专门的大鸨看护人员。2019年2月的一个清晨，我们一行4人从天津市区出发，驱车130多公里，在蓟州区和大鸨看护人员汇合，直奔大鸨栖息点，在看护员王师傅的带领下，17只大鸨毫不费力收入囊中。

真是一个开门红！队员们的兴奋点被激发，不仅记录数据，还肩扛相机，越过冰冻的小河，争取拍到更清晰的照片，看！有没有战士的感觉。

通过大鸨越冬调查，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天津市蓟州区林业局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加强候鸟栖息地保护，对库区、洼甸等重点栖息地有专人进行监测和巡护，同时，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野外设置小喇叭，一直在播放鸟类保护的知识。

2019年入冬，我们按计划进行了两次调查。第一次在2019年11月下



大鸨的栖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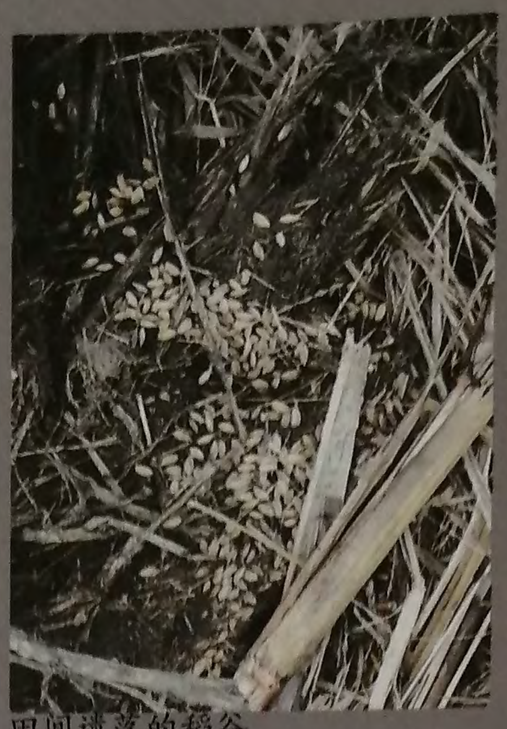


野生动物看护员



调查组成员





田间遗落的稻谷







喇叭和摄像头，提示人们已进入保护区，行为将被记录



旬，我们和大鸨看护员电话联系，得知大鸨还没有来，但我们决定还是一探究竟。

再次来到青甸洼，水稻秸秆还躺在大田里，有农民在田间捡稻谷。经走访和实地考察得知，大鸨今年姗姗来迟。借此机会我们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了解。

青甸洼地处蓟州区和宝坻区交界处，大鸨栖息地位于侯家营镇和下窝头镇交界，此地主要种植水稻，附近还有荷塘。夏秋季水草丰沛稻花飘香。据当地野生动物看护员讲，大鸨每年来此越冬，大约是10月以后来，次年5月前走。最多时有70多只。

2019年11月23日，整个稻田被秸秆覆盖，没有大鸨的踪影。这是本年度的第一次调查，我们拍了一些生境照片后，扫兴而归。

2020年1月13日，我们再次来到青甸洼，这里已经被雪覆盖，一派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景象。

这次的调查颇具戏曲性。据当地的野生动物看护员讲，大鸨在12月已经来了，发现了6只，比往年来得晚，并且数量少，但是已经有好几天看不到了，大概是由于下雪后寻找食物困难的缘故吧。

望着四周的白雪，我们告别了看护员，回到车上做例行记录后准备离开。然而，正当我们要失望而归的时候，是心有不甘或者是看鸟人的习惯使然，最后带着侥幸的心理又一次环视四周：奇迹出现了！在逆光的那块稻田的雪地中，看到了大鸨的身影。

大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六只大鸨，可惜是逆光，镜头下的大鸨不是特别清晰。就在我们还没来得及细品这份喜悦时，大鸨腾空而起，好像配合调查一样，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数清，共9只。此刻，失望和劳累全部忘却，我们沿着大鸨飞行大方向寻去。最终，大鸨调查记录结果是9只。

虽然是9只，较以往的数量少了，但是，大鸨还是选择在此越冬，希望林业部门进一步加强科学保护和公众宣传，正确处理好人和鸟的关系。期待下一年，我们能记录到到更多的大鸨。

我们要为大鸨说话了

□白洋淀湿地生态野保志愿者团队　卢　莉



2020年1月12日一早，我们一行三人准时按计划前往雄安新区某地进行大鸨调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能看到大鸨，这可是我观鸟记录里最重要的加新。

这次的大鸨调查活动是我们团队负责人王晓晔与项目发起方积极接洽的结果。这次活动的背景是阿拉善SEE河南项目中心支持，朱雀会组织实施的大鸨东部种群越冬地同步调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很多野生鸟类越冬地的环境都受到了影响，生存条件令人堪忧，这次针对国家一级保护鸟种大鸨的调查活动，在全国若干省份同步开展。

作为首次参与大鸨栖息地调查的队伍，如何更精准、更严谨地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中国鸟类观察》杂志的主编钟老师特地在2019年11月从北京赶来指导我们如何开展调查工作。

说起安新区域的大鸨调查，我们团队早在2018年的冬天就开始关注这个种群了。遗憾的是我每次参加都没有看到大鸨，看到别人拍到的大鸨照片既羡慕又期待。何时我才能和大鸨相遇呢？

今天的大鸨调查我们将在已了解到有过大鸨活动的四个区块进行摸排。我们先走访了观测过大鸨的一号地，位于省道沿线的一块开阔农田。这里看不到大鸨也算正常，因为紧邻道路，车辆穿梭，敏感的大鸨一定是非常谨慎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在太喧闹的区域栖息。我们又观测了二号地和三号地，也没有看到大鸨。再向南行几公里来到最后一块观测地，这块区域离省道有一段距离，我们决定把车子停靠在路边，徒步走进去。

脚踩着薄雪，凛冽的风从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钻到身体里，让我忍不住打寒噤，残雪也堆在了路边干枯的野草上，透过雪的晶莹让人感觉到大自然的纯净。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向农田腹地延伸，我一边走一边使劲裹了裹外套。

路旁有一排耸立的白杨，白杨树上落着一只啄木鸟。走了没多远发现一只环颈雉拖着鲜艳的长尾巴从我们头顶十几米的上空掠过。随后又发现了一只有着漂亮“帽子”的戴胜飞过去。我们对在这里发现大鸨满怀期待的。这块区域是离居民区最远的一块，还有这么多野生鸟类出没，说明这里的自然环境还算安全。地里的麦苗只有半尺来高，覆盖着冰冻的白雪，像是盖上了一床薄被，我的手脚越来越冷，行走的这点热量早已经被寒冷和疾风卷走，今天真的是整个冬

季最冷的一天了。

大概走出来几百米，经过勘察和等待，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回到车里赶紧打开暖风，把冻僵的手贴到每一个送风口。虽然我们从早晨六点多就起床，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赶到这里，但是大家都没有觉得遗憾和失落，作为野保志愿者这都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

回想起我们野保团队成立之初，我对鸟类知识和救助方面就是一个“小白”，要不是领队王晓晔带大家一次次巡护和救助，一次次走进农田和野外，我一直以为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只有麻雀。从2016年到现在团队已经救助野生鸟类300余只，排查清除鸟网3千余米，进行野保宣教活动40余次，张贴标语和发放宣传资料数千份，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野生动植物保护，加入到自然保护行列，大家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王晓晔在分析今天这几处调查情况后，分析可能是天气原因，决定等到下午再寻找一遍。他要带我们打个时间差，去看看“未来之城”。时近中午，我们来到了雄安新区的市民服务中心。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行政机构，总建筑面积9.96万平方米，承担雄安新区的规划展示，行政服务、会议举办、企业办公等多项功能。我们在园区内感受了无人超市购物的方便快捷，只需刷脸即可完成采购和结算，行走在路上的无人售货机，无人驾驶观光车，无人垃圾清运车，好像走进了科幻片，一切都是未来现代化城市的样子。大家在放映厅里观看了未来雄安新区规划的宣传片，一座绿色、现代、智慧的千年之城的雏形展现在眼前，这是一座

有活力有创新、有发展的令世人神往的城市，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它的海绵城市理念，这个城市是低能耗、可再生、绿色环保的运营机制。但是想起来我们心中牵挂的大鸨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野生动植物，不知道在城市规划中是否考虑过与它们的共生共荣。

下午3点钟我们又回到了四号观测点，这次我们打算开车多走一点，冬天天黑得早，傍晚还容易起雾，我们预计5点前回返。突然王晓晔眼睛一亮，紧盯住远处一片田地，激动而又尽力克制着压低了声音说：“大鸨！来啦来啦！快看十点钟方向！大鸨！大鸨！”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还是分辨不太清楚，赶紧抄起望远镜。果然，在远处有一群大鸟，目测十几只，并排站在田间。它们的羽毛是褐色的，若不是有的在移动，真的不太好分辨出来。

我们的心脏都提到了喉咙口，要抓住这个机会，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情况，不能因为我们的贸然行动影响到大鸨的栖息。车子太显眼了，我们就蹑手蹑脚地关好车门，带上照相机和望远镜，以路边的白杨树和草丛为掩体，试探着向它们靠近，感觉像是战争片里搞偷袭时的样子，突然想笑，赶紧用手捂着嘴以免发出声音。王晓晔走几步就拍几张照片，生怕它们飞走了，留不下资料。太阳快要落山了，暮色合围起来，余晖笼罩着这片荒地，风没见小，还是呼呼的，更冷了，我们举着设备的手都已经僵住了，连舌头也有点直了，但是这个发现让我们热血沸腾，忘了寒冷也忘了返程。经过认真核查，一共是35只大鸨，与往年的观测数据相比略有增加，说明大鸨在这里的栖息暂时是安全的。为了更近一些观测它们，我们打算绕过这一片农田把车子开到对面的小路上去，因为目测这边距离大鸨大概有1000米的样子，那边好像只有几百米。我们火速返回车里，低速通过大鸨旁边的这条小路，火速前往另一条乡间小道。



等绕过去才发现这里并不比第一个观测点近，但是没有时间再返回去了，我在路边负责回传信息，晓晔和丽平徒步再次靠近大鸨。等他们返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晓晔兴高采烈地捧着几根羽毛说：“看！大鸨



本文作者：卢莉（图左）和队友牛丽平在调查结束后的留影纪念。

给咱们留了礼物！美不美？”这是他们在大鸨栖息地附近找到的，羽毛托在掌心上柔软而飘逸，好像我的呼吸都能将它们吹落，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里，这下我们再进课堂的时候就能让孩子们看到大鸨的羽毛了，这真是非常珍贵的教具。

开垦后的耕地让大家行动困难。丽平不小心身子一倾斜用手杵了一下地，结果手掌被划了一个口子，血马上就流了出来。我看着都疼，她却摇着头说：“这么点小伤要是难倒我，我这医生就白当了。”丽平是我们团队里一名优秀的队员，她的职业是医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大家都有着不同的行业不同特长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野生动植物的救助和保护。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环保意识通过自然教育传递给孩子们，从而推动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野保，爱护生态环境。

回到家我们三个人都不能平静，通过跟平台的老师和伙伴们进行交流，我们的担心越来越多，逐渐意识到大鸨栖息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因为我们留心观察了大鸨栖息地的环境，那是一片开阔的农田撂荒地，地里还有秸秆，土质松软，没有太高的树种和灌木丛，与周围车辆穿梭的道路也保持了相对较远的距离。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侧的村庄边缘和这片荒地的交界处有很多脱粒场，里面整麻袋的玉米和粮食露天堆放着，为大鸨栖息提供了食物。但是后来我们找到了相关资料，那一片区域将要打造成林地花海，如果真的是那样，大鸨的越冬地必然受到影响，它们在漫长的冬天将何去何从呢？

林科院的老师跟我们说，我们的这份担忧是非常现实的，必须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声，制定周密详尽的保护计划，否则这个物种将面临栖息地丧失的危机。大鸨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鸟类，但是目前国内数量越来越少，有可能我们再次来到这片土地就只能从几根遗落的羽毛去回忆它们曾经的样子了。

完成了这次大鸨调查并不是结束，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必须由我们来完成——全力为保护栖息地而行动，我们真的要为鸟儿“说话”了，这一刻，作为大自然的守护者，陡然间我们有了无上的使命感。

我们决定先向各个职能部门反映情况，务必要将保护大鸨栖息地纳入城市统筹规划中来，为它们赢得一个生存空间。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建立保护区，建成自然科普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人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当我们把这一系列的计划基本确定下来准备付诸实施的时候，全国按下了暂停键——疫情来了。

所有人都宅在了家里，不能外出，减少行动，同时人们的目光也集中到了对于疫情起源的调查，蝙蝠、果子狸、蛇、竹鼠、穿山甲一个又一个野生动物的名字被人们热议起来。是什么最终导致了人类接受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在飞速发展、盲目追求改造世界的同时忽视了很多不会说话的“朋友”，选择了傲慢、冷酷、漠视、杀戮，最终我们自食其果。在这场惨烈的与病毒的较量中，我们付出了太多代价，事实再一次敲醒警钟——大自然不需要人类，可是人类需要大自然！

后记：在六五世界环境日，我们团队受邀参与了“2020年雄安新区世界环境日抖音短视频征集大赛美”颁奖和在线分享活动，王晓晔领队为大鸨含泪发声，希望能够捍卫这些濒危物种的迁徙家园。

当你越是对这个物种了解，越会义无反顾地想去保护它们！大鸨，年年见！



塞上江南 黄河鸨地

□齐　麟 文 王志芳 图

远道来客——卷羽鹈鹕

2019年冬季，大鸨东部种群越冬调查在黄河两岸和华北各地展开，宁夏的调查由内蒙古阿拉善盟鸟人刺猬带队，重点调查区域是银川至石嘴山黄河沿岸，了解大鸨的冬季生存情况。

11月24日，来自两个自治区的调查团队一行两车四人，沿着宁夏黄河永宁段至石嘴山沿线开始寻找记录大鸨。出发点选择在永宁黄河边是因为那里每年都能观察到大鸨的出没。冬季的凌晨6点，零下10 摄氏度，宁夏当地观鸟爱好者一剑风情开车拉上我到永宁去与刺猬和第三只眼汇合。顺便大家也想看一眼当时永宁的网红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因为有三只卷羽鹈鹕迁徙到永宁黄河边，定期在一个地方觅食，国内许多没有观察过卷羽鹈鹕的观鸟爱好者和拍鸟大爷都蜂拥而至，为了打卡记录这一十分罕见的鸟类。



宁夏调查组

四人小组汇合后，两车沿着黄河边开始搜寻大鸨的踪迹。路过卷羽鹈鹕栖息觅食的水边，我用望远镜远远看到两只卷羽鹈鹕在水里游荡。路边停着青海、甘肃、内蒙古车牌的车辆，都是长途跋涉前来拍鸟的。我下车随手记录了几张卷羽鹈鹕的影子，就顺着路边独自往前徒步，希望能早日看到黄河滩地上的大鸨和其他各种野生鸟类。红隼、棕尾鵟、灰喜鹊、扇尾沙锥、麻雀、文须雀依次出现在望远镜的镜头里面，而调查的目标还

未看到。

这时候，刺猬他们几个记录完卷羽鹈鹕后开车拉上了我，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以前观察到大鸨出没的地方和适合大鸨生活的环境，我们都一一停车仔细观察和寻找，直到中午，均未发现大鸨的踪迹。下午1点，车到一个小镇，四人匆忙吃了一碗面条，顾不上休息，再次奔向黄河边开始寻找大鸨。



金雕

天上盘旋着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黑鹳和国家二级保护的灰鹤，它他们响亮的鸣叫不知道是阵阵嘲笑还是一种鼓励，也许它们都看到大鸨了，我们还在无助地寻找。下午3点，车在乡间土路上穿行，随着凌冽的寒风，带起漫天黄土。一块玉米地上，躺着一个放羊的老汉，旁边是洒落的羊群，星星点点。一剑风情告诉我说，这个地方他曾经记录过十多只大鸨。也许是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话，也许是我们四人的辛苦得到了回报。一只大鸨突然从玉米地边上飞了出来，吓了我一跳。在其他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扔下了望远镜，举起手边的相机，记录下了这只大鸨的身影。

有了这一只大鸨的垫底，调查组4人心里顿时感到些许安慰。大家乘胜追击，开车来到了黄河边，下车后开始徒步寻觅大鸨的踪影。文须雀和苇鹀在路边枯黄的芦苇丛上看着我们，白尾鹞远远地起飞又落下，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不知道是我们在观察他们，还是他们在观察我们。河中滩涂上一群群渔鸥轮番飞舞，在没有封冻的黄河里觅食，准备补充体力向更南方迁徙。

我跨过一块块已经收割的土地，听着身边小鸟的鸣唱，感到一阵的愉悦。每块地间隔的陇上都有芦苇遮挡住视线，十分不利于观察。刚要穿过两块土地之间的芦苇，突然看到前面一块地里有几只大鸨。我转身向跟在我身后的刺猬和一剑风情比划了一个手势，他俩迅速站住就地开始观察。我也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地里有五只大鸨，两只站立，三只卧地。刚准备用相机记录的时候，它们也许发现了我们，机警地飞走了。面对空中飞翔的大鸨，大家都相视一笑，遇见真好。

走回车辆停放的地方，我们拿出各自的干粮，就着冰冷的瓶装水，席地而坐，吃喝起来。也许是庆祝调查中发现了更多的大鸨，也许是这时才发现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了，大家已经饥寒交迫。晚上回到乡间小镇的旅馆，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想着明天也许能记录到更多的大鸨，我进入了梦乡。



调查路上



2019年5月，苏立德摄于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公苏木伊克布拉格湖。

阿拉善大鸨的“传说”

□王志芳

内蒙古阿拉善有大鸨，毋庸置疑。

大鸨（dà bǎo）学名：Otis tarda，为鸨形目鸨科的大型陆栖鸟类，《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为易危（VU）物种。

大鸨雌雄同色，雄鸟体型较大，体长105厘米，雌鸟体型较小，体长75厘米。它们栖于草原及半荒漠地区，越冬时多见于农耕地。大鸨集小群活动，善于奔走；性机警，不易靠近；步态审慎，飞行有力。雄鸟炫耀时膨出胸部羽毛 。大鸨在中国繁殖于新疆、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越冬于陕西至河南、河北、天津、山东、宁夏等地区。

最早听说阿拉善有大鸨大约是在2014年左右，包头鸟友武建忠在阿左旗巴音木仁黄河边拍摄到2只。他发现巴音木仁有大鸨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直到2014年才拍到照片。后来大约在2015年春天，贺兰山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救助了一只，是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苏木一牧民捡到的。再后来，2018-2019年，乌海鸟友白小龙连续2年在那边拍到了大鸨。（图见第8页）

听说有人在阿拉善左旗洪古玉林嘎查的草原见到过一小群，再后来听阿拉善左旗巴音淖尔公苏木的牧民说，过去草原上这种鸟挺多的，当地人称骆驼鸟，一年四季都能看到。

这些传说只是道听途说，有待进一步去探索发现。近日我到图书馆查阅了阿拉善盟地方志、阿拉善左旗地方志、阿拉善右旗地方志和额济纳旗地方志，都没有关于大鸨的记录。不过说实话，这些地方志里关于野生动物的描述也就是1-2页的篇幅。

俄国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蒙古与唐古特地区——中国高原行记1870-1873年》中，1871年11月至12月从阿拉善去往张家口的叙述：从阿拉善的疏松沙地开始，黄河北套左侧的河谷逐渐出现成片的草地，与黄河右岸别无二致。黏土地长满又高又密的芨芨草，河岸两旁分布着灌木林，靠近山脉的地表是硕石层，在黄河谷地发现了几种越冬的鸟，其中有大鸨。根据描述，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阿拉善盟与巴彦淖尔盟的交界地。

鸟友吉亚太出生在阿拉善左旗巴音淖尔公，他的家乡有这种鸟，所以他很关注。我这里只记录一下他的发现：2019年5月，在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公苏木伊克布拉格湖，他的弟弟苏立德拍到了一只大鸨在马莲花海里漫步；2020年5月1日，他在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温都尔毛德嘎查哈日陶勒盖发现1只，没有拍到照片；2020年5月21日，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以南10公里处发现大鸨1只，没有拍到照片。

写了这么多，在阿拉善我没有亲眼见到过大鸨，很遗憾也很尴尬，难道它与我没有缘分吗？







大鸨在繁殖地内蒙古图牧吉-白洁摄影

盼望在野外再见它的身影

——一只大鸨的救助始末

□沧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李　末　孟维悦　路致远　孟德荣



河北省沧州市是大鸨东方亚种重要的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据估计，每年在该地区迁徙停歇和越冬的大鸨可达500只左右。作为大鸨迁徙和越冬中的重要栖息地，为大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开阔的活动空间，同样也潜藏了致命的威胁。

近年来，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光伏电场、风电场、电能传输线缆及道路等地面设施的架设愈发增多，而大鸨体型较大，飞行灵活性较差，常因躲避不及导致撞击。作为典型的草原和农田性鸟类，大鸨多栖息于开阔的荒原、农田等生境，以农田中遗留的种子、麦苗和昆虫等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为清除鼠害或防止放牧啃食麦苗，常有农民在田间播撒毒饵，导致大鸨因误食而中毒，遭受无妄之灾。由于栖息地视野开阔，隐蔽性较差，偷猎、家狗追赶攻击引发大鸨伤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加之许多疾病的发生，对大鸨的生存和种群延续造成了严重威胁。

作为野生动物救助与监测的志愿者，时常见到伤病垂危的鸟儿，身躯残损，神情委顿，觉得无比痛心。2019年11月1日下午，我们又一次驱车踏上了接鸟的旅途，目的地是孟村县塔上村，那里有一只患病的大鸨正等待救援。原来，塔上村的村民刘强昨日下地干活，发现自家玉米地中趴伏着一只大鸟，外表没有明显伤痕，但无法站立行走，更无力飞行。刘强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鸟，但他知道这可怜的大家伙身体一定出了问题，需要帮助。他放弃了地里的活计，小心翼翼地将这只大鸟抱回家，安置在屋子里，倒上玉米和豆子。然而整整一天过去了，大鸟也没有吃下一粒粮食，善良的刘强心急如焚，他向村委会报告了这件事。

从刘强抱回大鸟开始，家里的访客络绎不绝，许多人都好奇这只奇怪的大鸟叫什么，还有人开出很高的价格要将这只大鸟买走，但都被刘强拒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辗转之后，在发现大鸟的第二天，刘强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挂断电话后，刘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有专业人士前来，这只大鸟有救了。

临近傍晚，我们赶到了刘强家

中。经过检查，判断这是一只大鸨雌性亚成鸟，身体虚弱且伴有呼吸困难，需要立刻转移至沧州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治疗和复健。辞别了刘强一家，我们带着大鸨回到了救护中心，中心的志愿者们已经准备好了救助所需的药物等物品，我们对这只大鸨进行了肌注药物，并补充了体液和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处理完毕后，将其安置在救护中心的复健棚里，让它静静地恢复。

此后几天，救护中心的志愿者们密切观察这只大鸨的精神状态，细心地进行治疗和饲喂，看着它从一开始的虚弱乏力到出现警戒行为，再到慢慢挣扎试图站立，志愿者们知道，这只大鸨的身体状况正在逐渐好转。终于，在11月10日，它可以自主站立行走了。志愿者们将它转移到了更为宽敞的棚舍中，每天定时换水添食，定期进行体检，避免过多的人员干扰。

棚舍四面被植物遮蔽，里面也种植着小麦等作物，更接近自然生境，有利于减轻应激反应和加快恢复速度。此后一个多月中，大鸨从步履蹒跚到行走稳健，再到后期振翅起飞，它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行动也越来越有力。2020年1月初，经过检查评估，认为这只大鸨已经恢复了健康，达到了放飞的标准，准备将其放归自然。为了追踪这只大鸨放归后的生活状态和活动轨迹，同时研究其迁徙路径，1月7日，志愿者们一起为大鸨进行了环志，戴上了湖南环球信士科技有限公司无偿提供的卫星追踪器，于1月8日驱车到救助地附近的适宜生境放归了自然。

虽然已经放归自然，这只大鸨的生存状态仍然让人放心不下，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开电脑，查看它的活动轨迹和位置，看到它的位置一天天更新，就如收到远游孩子报平安的家书一般高兴。这个大家伙回归自然后，几乎未做停留，便一路向南到了山东境内越冬。在越冬地停留了一段时日，春季北迁时又重新返回了沧州，逗留了近一个月后，离开沧州继续北迁。这期间，我们曾三次循着定位信号寻找看望这只放归的大鸨，第一次是去山东，但种种原因未能找到大鸨的踪迹。第二次是在大鸨重新返回沧州时，如愿以偿在孟村回族自治县找到了它。那时它处在110多只大鸨组成的大群中，行动敏捷矫健，神采灵动飞扬，与同伴们一起觅食、休憩、游荡，彻底融入了大家庭的怀抱，我们十分欣慰。

回归大群后，这只大鸨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见到它自由、健康地生活，我们就放心了。再一次见到它是在黄骅市，它仍是在大群中活动。但活动区域铁塔林立，电线交织如网，它和同伴们穿梭其间，我们深深担忧着它们的安全。一周以后，它振翅起飞，途经天津、唐山、承德一路向北进入到了内蒙古境内。在赤峰大水诺尔附近停留修整了一段时间，体力得到恢复，在一个夜晚重新整装出发，一夜时间飞越了近百公里，进入锡林郭勒盟境内。此后，它继续北飞，但不知什么原因，它的追踪信号不久后就消失了。此时它还在北迁的途中，没有停留的迹象。是追踪器损坏？是该地区信号质量差导致难以传回数据？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不时刷新追踪数据，期待着有一天它的轨迹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但至今仍然杳无音讯。

如今，我们仍然一次次奔波在“接鸟”的路上，仍然为伤病的鸟儿一次次做身体检查，一台台手术，一次次消毒包扎，一次次药物注射，救护中心的志愿者们也日复一日照料着这些短暂停留的鸟儿们，让它们从病痛中逐渐康复起来，最终回归自然。这就是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全体志愿者们所坚持的初心。目前，这只大鸨现今的状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仍盼望着有一天能在野外再次见到它的身影。



麦田中的大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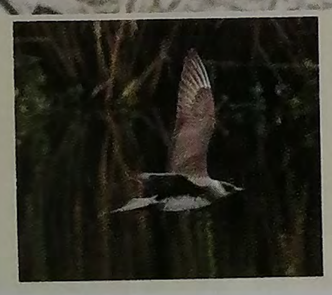


8 月 5 日，江苏张家港，褐燕鳽 1 只，江苏鸟类新记录 [钱锋]；
One Bulwer's Petrel at Zhangjiagang, Jiangsu on August 5th, the first record of the province [Qian Feng].

5 月 30 日，新疆青河，红尾伯劳雌鸟 1 只，新疆新记录 [杨飞飞 等]
One female Brown Shrike at Qinghe, Xinjiang on May 30th, the first record of Xinjiang [Yang Feifei].

8 月 15 日，北京延庆康西草原，黄胸鹀 100 只 [niaotu]；
100 Yellow-breasted Buntings at Kangxicaoyuan, Yanqing, Beijing on August 15th [Niaotu].

8 月 16 日，河南孟津银滩休闲农业观光园，黄胸鹀 100 只 [马朝红]；
8 月 30 日，河南孟津自然保护区，黄胸鹀 50 只 [马朝红]；
100 Yellow-breasted Buntings at Yintan Farm, Mengjin, Henan on August 16th [Ma Chaohong].
50 Yellow-breasted Buntings at Menjing Nature Reserve, Henan on August 30th [Ma Chaohong].



9 月 13 日，四川广汉鸭子河，短尾贼鸥 1 只 [朱章智、胡锅、周波]；
One Parasitic Jaeger at Yazihe, Guanghan, Sichuan on September 13th [Zhu Zhangzhi, Hu Guo, Zhou Bo].



7 月 18 日和 8 月 16 日，广西防城港山心沙岛，小凤头燕鸥 1 只 [唐上波]；
One Lesser Crested Tern at Shanxinsha Island, Fangchenggang, Guangxi on July 18th & August 16th respectively [Tang Shangbo].

8 月 19 日，海南儋州光村银滩，小凤头燕鸥 4 只，为海南省新记录 [罗理想、蔡挺 等]；
Four Lesser Crested Terns at Guangcunyintan, Danzhou, Hainan on August 19th the first record of Hainan[Luo Lixiang, Cai Ting].

7 月 24 日，广东汕尾陆丰，中华凤头燕鸥 1 只 [陈子荣、罗泽强、蔡茂升、廖薇薇]；
8 月 23 日，广东汕头南澳岛，乌燕鸥 1 只 [柯华雄]；
One Chinese Crested Tern at Lufeng, Shanwei, Guangdong on July 24th [Chen Zirong, Luo Zeqiang, Cai Maosheng, Liao Weiwei].
One Sooty Tern at Nanao Island, Shantou, Guangdong on August 23rd [Ke Huaxiong].



摄影：柯华雄、朱章智、唐上波

MERLIN
BIRD ID

dG
MAMMALS

dG 8x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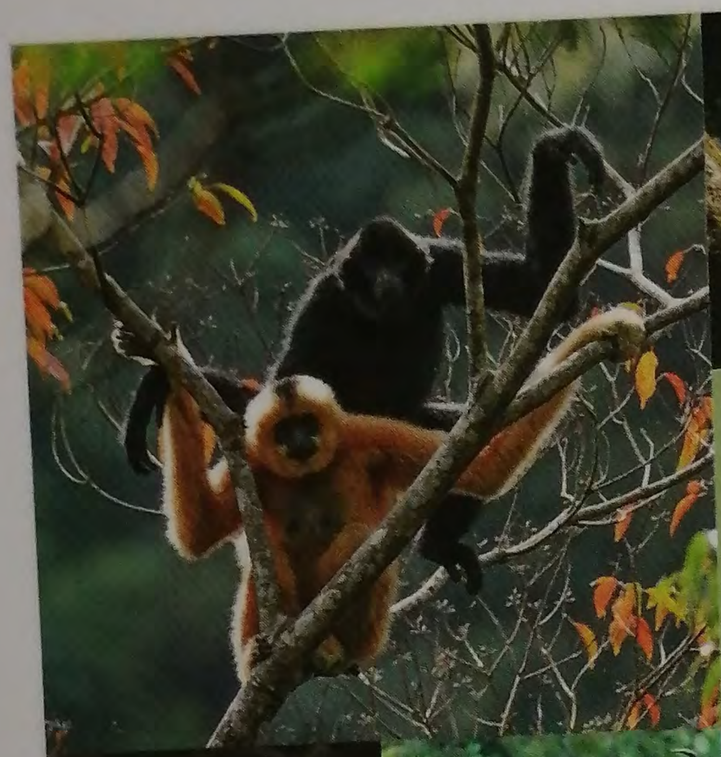
SWAROVSKI
OPTIK

dG数码导向
保持好奇

首款
具有数字动物识别功能的光学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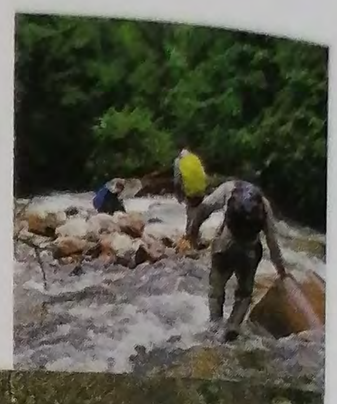
SEE THE UNSEEN
WWW.SWAROVSKIOPTIK.COM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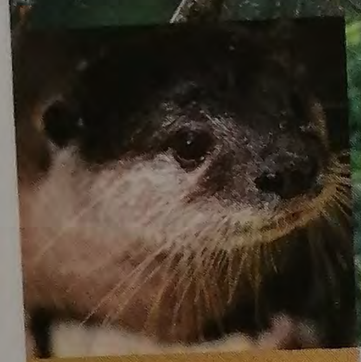
生物多样性调查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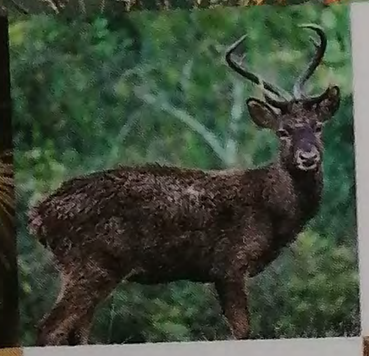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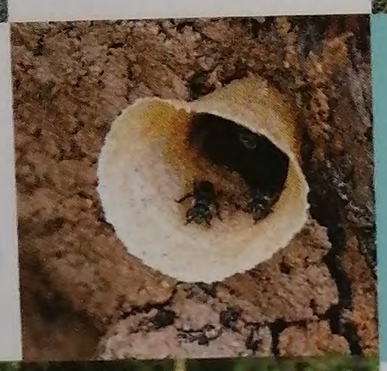
物种保护
Species Conservation







推广永续理念
Sustainability Promo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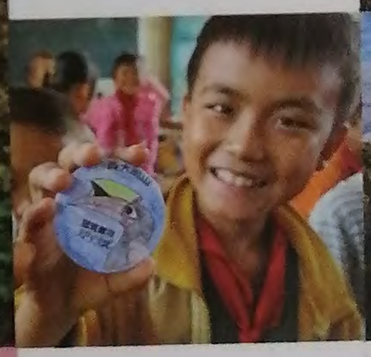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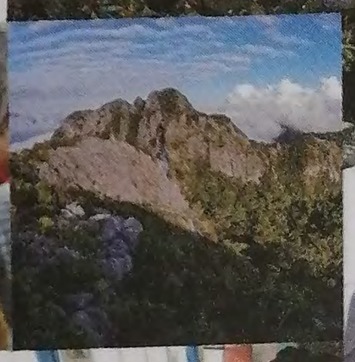
生境保护
Habitat Conserv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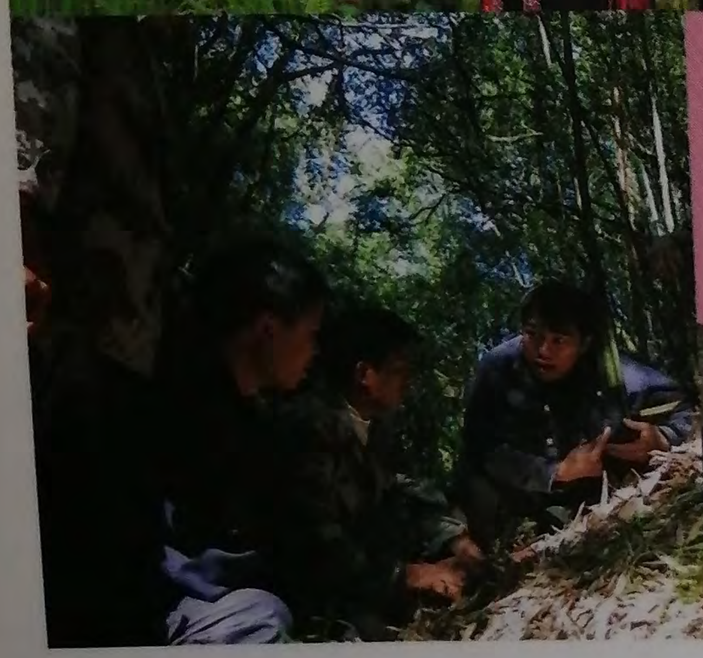












人才培育
Capacity Building





提高公众意识
Awareness Raising

KFBG
Kadoorie Farm & Botanic Gard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大众与环境和谐并存
To harmonis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微博 微信

总部地址 Headquarters Address：香港新界大埔林锦公路
Lam Kam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网站 Website：https://www.kfbg.org/